

國聞週報

第十六期

第五卷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新聞紙類

日本共產黨案詳紀……冷觀

從戶口調查看到土
耳其之內政外交……蔣遠譯

吾國之郵政儲金……子明

目

一封掛號信……若愚譯

可……可
糖……濤每譯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廿九日出版

國聞週報總社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號面鐘對過

國聞週報

第五卷 第十六期目錄

日本共產黨案詳紀……………	冷觀
從戶口調查看到土耳其之內政外交……………	蔣遠譯
吾國之郵政儲金……………	子明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記者
一週大事日記……………	谷冰
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	記者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塞上預記……………	彭修道
一封掛號信……………	若愚譯
可可糖……………	濤每譯
時人彙誌〔林寶華〕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日本共產黨案詳紀

(中)

冷觀

日本三月十五日之無產黨案。被逮者千人以上。緹騎遍於全國。實爲日本歷史上空前之巨案。惟以日當局禁止各報發表。直至四月十日方始解禁。茲集合各方報告。編爲是篇。力求詳盡。以供國人留心日本政治者之參攷。記者附識

被解散之三團體

日本政府關於共產黨之結成。認勞働農民黨。日本勞働組合評議會。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三團體。均爲有害於安寧秩序。於四月十日閣議決定解散之。是日午後一時半以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之名發表結社禁令。飭由主管當局傳達執行。命令正文如下。

內務省訓令第四九八號。

令警視總監。

該管下結社勞働農民黨。結社日本勞働組合評議會。結社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根據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禁止之。著即令知主管者。此令。(昭和三年四月十日)

查右令根據之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全文如下。

在保持安寧秩序之必要場合。警察官得對屋外之集會。多衆之運

動。或羣集。制限之。禁止之。解散之。又得解散屋內之集會。結社而合於前項之規定時。內務大臣得禁止之。此場合如因違法處分傷害權利者得出訴於行政裁判所。

上述解散命令隨由警視廳傳令三團體代表。分別交付。今紀各方情形如下。

三團體之內容

查①日本勞働農民黨爲日本全無產政黨之大本營。繼前此曾經禁止之農民勞働黨後。於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一月十三日。由日本農民組合之山上及官業勞働總同盟之川村氏等所謂左傾團體。(除去政治研究會。無產青年同盟。水平社青年同盟。及評議會四團體)爲組織運動之發起人。企圖統括全組合於全國單一無產政黨之旗幟下而成立。中途因與擁護其他無產政黨。即日本勞働黨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黨之組合意見不合。遂至分裂。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擁有參加請願解散國會

運動之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農民組合。東京市從業員組合。借家人同盟等從新組織。中央執行委員長爲大山郁夫。書記長細迫兼光。中央委員秋和松五郎。上村進。布施辰治。松本治一郎。全國黨員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七人。黨員中當選國會議員者有山本宣治。水谷長三郎。此外全國有縣會議員十三名。黨部設於東京麴町區內幸町五號。擁護該黨之團體。有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農民組合。關東電氣勞動組合。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日本俸給生活者組合聯盟。大阪統一勞動者組合。關西電氣勞動組合。關東勞動組合協議會。京都陶磁器工組合。借家人同盟。全國支部有一百七十九處。去年底止。已開準備會者有四十一支部。

據政府宣稱。勞農黨與共產黨精神一體。因該黨之具體的政策。與共產黨綱領。係屬一致。如①帝國主義戰爭之反對。②植民地解放。③八時間勞動制確立。④言論集會出版結社之完全自由。無產階級抑壓諸法令之廢止。⑤團結權（罷業權。團體協約權）之確立。⑥失業者之生活國庫保證。⑦所得稅之免稅點提高及其高率累進之賦課。又如此次總選舉。勞農黨之口號。有「予工人以工作及食料」。「作成農工議會」等語。完全與共產黨符合。其勞農黨別團體之主張「議會解散」。「對華不干涉」。「反對惡法」等等。而從事運動之者。背後有共產黨有力者在內。故大山郁夫。細迫兼光。殆共產黨之傀儡而已云云。

(二)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於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由日本勞動總同盟中分裂而成。本部設於東京芝區三四四町二之五號。中央委員長爲歸田律太。政治爭議部長中村義明。組織婦女部長杉浦啓一。教育出版部長國領五一郎。財政共濟部長松尾義一。全國會員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人。本部之下於關東(靜岡北海道)中部

(京都大阪神戶)中國九州四國東北等十一處。設地方評議會。統制各地所轄之組合。至其所轄組合。有關東金屬。關東出版。東京合同。小樽合同。京都金屬。大阪電氣。大阪金屬。德島撫養鹽田。全秋田合同。大阪木材。大阪一般等七十七組合。向以急進左傾爲官憲側目。惟當局於解散該評議會後。宣稱解散僅及於組合之聯合。至加入該會之各單獨組合。依然存在。不受波及云。

(三)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以組織無產青年大衆爲目的。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成立。(一說八月一日)爲日本極左派青年團體。本部設東京。

支部設於京都。大阪。岡山。福岡。兵庫。奈良。北海道等處。網羅社會科學研究會。水平社。勞動評議會。東京從業員組合等之青年爲同盟會員。數約三千。(一說有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名)其標語爲反對軍事教育。打倒官僚青年團等。全部爲二十五歲以下之人。機關報爲「青年衛兵」。據政府宣稱。該團體本名爲「全日本共產青年同盟」。乃秘密結社。三月十五日之搜索。曾捕獲該同盟人員二十餘名。其實際運動係欲於本年新徵兵入營時。及三月十日陸軍紀念日。散發赤色宣傳傳單。該傳單三萬張已被沒收云。



解散 三團 體之 鈴木 內相

勞農黨 聲明書

日本勞動農民黨。本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十日發出聲明書。以示對解散令之抗爭。其文如下。此次之大暴力壓迫。第一、爲田中反動內閣欲一

舉而殲滅爲全勞農大衆對全資本家地主爭鬪的分子之暴舉。第二、爲威壓社會民主主義者而分裂此正向爭鬪過程中聯合之無產大衆的政治勢力之策略。第三、爲藉澈底的彈壓無產階級一時回復其田中內閣之資本家地主的失政。並以阿諛封建的特權勢力牽制同一資本家地主之民政黨及諸小黨而欲打過此不安定之政局。政府自三月十五以來即已對全國二千人之戰鬪的分子行大檢舉。蹂躪全國之階級的組織體。據聞並對被檢舉者加以非法拷打。勞農大衆十五日以來陸續運送新戰士於前線。對此暴力壓迫斷然抗爭。現各無產團體之共同抗爭。不拘政府之

彈壓。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之怠於工作。已漸普及各地。政府雖一方極端彈壓此等大衆的抗爭運動與言論。然足使政局不安之特別國會。已屆目前。故及今隱蔽事件之全幕任意自行一部之解。禁。而宣傳其所欲言。同時政府豫想此項逆宣傳的一部解禁之效果。至稱無產四黨中之勞農黨爲擾亂安寧秩序者而依治安警察法命令解散之。惟吾黨爲對抗資本家地主之全勞農無產大衆的民衆黨。決非共產黨。吾黨與全勞農大衆確知此次之大暴力壓迫。爲欲加害於勞農無產大衆戰鬪的分子之惡意行爲。當政府揭載其故意之一部解禁時。吾黨確信政府期望之結果。將適得其反。而此被挑戰之全勞農大衆之憤激。勢將大舉集中於打倒田中反動內閣。對抗一切資本家地主之政府。



原嘉道

向撤廢治安維持法以下之暴壓諸法令暨完全獲得政治的理由之途奮鬪。並爲此奮鬪而強要全無產黨即時聯合。(一)務期全部撤去關於此次大檢舉事件之記事禁止事項。(二)速解放此次受不當檢舉者。(三)速撤廢治安維持法以下各種暴壓之法令。(四)速打倒田中反動內閣。(五)打倒資本家地主之政府。建設勞農政府。(六)全勞農政黨暨全無產團體即時聯合。速粉碎此可惡的彈壓分裂政策。

大山郁夫談話

勞農黨首大山郁夫十五日午后二時四分自水戶歸途。甫在成田站下車。即被成田署刑事要其同行。帶至留置場留置三小時以上。並無何等理由。大山氏始知日本共產黨大檢舉事。十五日午後五時半。被成田署釋出。將就歸京之途。時正六時十分。由成田開行。成田站發之列車即將開行。即東方社記者追隨大山氏之後。趕登入車內。傳示其消息之一刹那間也。當時黨員恐遭官憲之蹂躪。並無一人送行。惟大山氏寂然悄坐二等車室。倚窗合目。蓋因其身體大感疲倦。藉是以事休息。記者當即向前招呼曰。先生亦知日本共產黨大檢舉已經開始耶。

大山氏聞言嘿然不作一語。記者復謂檢舉之事已延及勞農黨之人物矣。

隨以警視廳發表之犯人名簿相示。大山氏始詫爲意料所不及。面上露出感慨無量之色。從頭至尾。反覆默讀犯人姓名。徐曰。

畢竟爲何成爲問題。殊莫名其妙。細迫君難波君。想萬萬決不至連坐此等問題。度即可釋放。此等人士余知之最深。尤不勝意外之感。且此次檢舉。未免太無根據。其有漠然從事之嫌乎。大山氏言次。面上愁容可掬。

繼復言曰。

自然勞農黨多數關士。既因此等嫌疑被拘。而黨之本部。復遭官憲之蹂躪。所受打擊。不得不謂重大。然而勞農黨始終爲大衆黨。縱使有所謂日本共產黨者。勞農黨又安能與之有聯絡。故勞農黨合法之鬭爭。不能因此而損其毫末。雖然彼支配階級既出死力以事壓迫。我等之鬭爭早已斷定有無數難關。故不得不奮鬭到底。以圖解圍。且今日之大衆。視支配階級之壓迫與我等之鬭爭。孰爲正當。已瞭如指掌。故我黨只有同大衆以最後之目標而勇猛邁進耳。

大山氏言時。聲色俱極沉痛。目光燦爛。四射。胸中萬斛塊壘。不難於詞外得之。然當夜大山氏既在成田署留置場挨冷受凍。歷三小時餘。身體已



勞農黨
委員長
大山郁
夫

大疲倦。車至我孫子站。換上行車。須待一小時餘方可。徘徊月台。候候。益覺嚴寒刺骨。記者乃邀大山氏至車前一類似鄉舍之酒家取煖。大山氏夙不好杯中物。但因天氣太寒。且經余勸之再三。彼始勉強一杯復一杯。飲下。彼此相對。益露親暱之狀。大山氏舉杯言曰。

余此時較在學校時。殊爲快樂。惟操身過勞。日無片刻休息。度必折壽。雖然現在之生活在余爲至快樂。彼支配階級所施壓迫之砲火。一步猛似一步。以前余已由歷史証明。今日不圖竟身受體驗之矣。余一息尚存。必奮鬭到底。如是恐將來之時代。必有最勝利到來之一日也。

勞農黨 之通告

(一) 本月十五日以來。未曾有的大壓迫。忽然輪我黨的頭上了。我等的戰鬭之前衛。已然全部被檢舉。了。數百位勇敢的我黨戰鬭之前衛。還沒被放出來。記長也被收監了。全黨員諸君。現在我黨已然處在未會有之大壓迫之下了。(二) 可是。全黨員諸君！在鐵火之下。燬煉出來如我黨。已然早已料到。那凶惡無比的資本家地主的政府的暴虐。必然要光顧我黨。尤其是。要向我黨之最精銳分子開刀的。檢事總長小山說「這回檢舉是對於勞農黨內。一部分分子發作的。並不是壓迫勞農黨自身。」你不要空口說白話了。這回不是壓迫勞農黨自身。是什麼呢。我黨因爲最精銳分子。突如被奪了去。所以重大的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不得不展期了。(三) 請看！這回大壓迫來的不早不晚。偏恰正是我黨爲全無產政黨合併而起。全農民組合合併的前夜。這明是資本家地主的政府。怕全日本勞農大衆日夜盼望的全無產政黨合併全農民組合合併成功。(因爲將最出力爲合併奮鬭的戰鬭分子拉去) 而硬出來破壞。所以這回的壓迫。並不是獨對我黨而發的。乃是向全體勞農大衆頭上所加的大壓迫也。(四) 可是全黨員諸君！我黨雖受這樣的壓迫。却泰然不動。十六日登時開常務委員會。十七日趕早合殘餘的三常務和山本水谷兩議員等。設立臨時對策委員會。即議一切應付方策。火速議妥。(五) 本黨已決定發起一切的大衆的抗議運動。已經將抗議文而交首相內務大臣司法大臣的手內了。社會運動犧牲救援委員會也蹶起了。黨本部還有個計劃。就是舉行大演說會。將大壓迫實情直接告訴黨衆。使全民衆一齊聯合起來。應付這大壓迫。(六) 各支部。支部聯合會。應趕緊起來運動大抗議！拿大衆的運動擊碎他們的魔手。要組織民衆大

會最精密的最組織的在工場和農村集中「阿迭波羅」要組織職員大會。工人會農人大會(七)我們用的標語記在下邊。檢舉者立刻釋放。撤廢治安維持法。打倒田中反動政府。樹立勞農者農民的政府。(八)我黨應當向一般列舉勞動者農民的具體的要求。由激發興奮。猛烈展開日常的鬭爭。向大抗議運動結合起來。不要因我等鬭士的檢舉。使心驚胆戰。光埋首這回事。應該將日常鬭爭和抗議運動聯結一齊。準備四月一日全國一齊舉行三黨(勞農社會日勞)共同打倒田中反動政府大民衆大會。不久就要有强有力的解散議會的請願運動出現。(九)我黨支部。支部聯合會這時不得和那慢慢露頭的一切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清算派的傾向。從事戰鬭。把個例子說。資本報說「勞農黨的精銳分子失脚。無產政黨合併便可實現的。」這明明是和「勞農」一派日勞黨幹部所說什麼排除單一絕對條件宗派分裂之義。一個鼻子眼兒出氣。便易暗地裏替這回大壓迫。歌功頌德的。又有人說前衛分子弄錯。所以勞農黨發生混亂。責任在前衛所以前衛要排除的。這說不錯。我黨前此爲我黨奮鬥。至於他們被檢舉。使我黨陷於混亂。這正是他們替我黨賣氣力的地方。就是此後要沒有精銳的前衛的活動。我黨的活動是不會普遍到大衆的階級的。(十)全無產政黨的合併。斷斷不是因我黨前衛的檢舉便可實現的。我黨相信惟有全無產政黨聯合起來。一同澈底抗議全勞農大衆所受的壓迫。那時合併方能實現。請看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拿我黨前衛的失脚。認作合併的機運已然。



勞農黨之細書長記

成熟。便拍手哈哈大笑。這儼然是和檢舉總長小山……說的「彈壓只是對勞農內一部發作的。不是對勞農黨自身的。」是一樣口氣。這類的宣傳。無非要我黨指導部撇開最可靠的前衛分子。打算要離開前衛和勞農黨的。這便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要向支配階級斷送全勞農農衆的統一的政治戰線呀。全黨員諸君。對於這類的傾向。務鬭爭到底。千萬不可寬恕。那麼。全黨員諸君。大家要起來。由我們的手。將我們的前衛奪回來。

檢舉者即刻釋放。
撤廢治安維持法。

打倒田中反動政府。

樹立勞農者農民的政府。

勞農農民黨萬歲。

全無產政黨合併萬歲。



勞農黨議員水谷辰三郎

大山向報界談

勞農農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長大山郁夫與此次臨時對策委員會諸氏。十八日午後八時在櫻田本鄉町元園軒樓上與東京勞農者記者會席上。對於

記者會之質問言明如下。

一、日本共產黨之存在。在勞農黨全然不知。

一、關於所傳昭和元年十二月山形縣五色溫泉十人之會合。全然不知。此等事實。疑係出於捏造。

一、關於依雜誌「馬克斯主義」無產者新聞社及勞農黨書記局之一部。所傳有同友會之組織一節。在勞農黨實不知其存在。但就山本宣

治氏所知。稱為同友會之會大要如次。

一、大正十四年七月三日社會運動家有志者在大阪勞動學校。為「聚飲」而組織一社友團體。名為關西智識階級俱樂部。其經過二三月。欲在關東組織同樣之團體。於是合關西例而成立同友會。此同友會為純粹之社友團體。勞農黨創立時同社隨即消滅。

一、山本氏之是否出席於人民委員會。則全無所知。又福本氏非直接之黨員。

一、處於如現代之社會情勢。共產黨其物或得發生。雖有此想像。但勞農黨可否向其方面進行則未曾為問題。

一、關於「羅迭發斯」雜誌

及不穩文書毫無所知。要之

吾人確信此次大檢舉根據

極為薄弱。因根據薄弱而故

欲為法外大規模之檢舉。或

強行捏造何等事件。亦在意中。

大山郁夫氏在席間就此次之大檢舉。並無產黨將來之覺悟。以熱烈之

口調演說如下。

這回未經見的大檢舉。與其說是為對共產黨而發的。卻是帶有最階級最戰鬥的色彩。我們可以認作他是對我勞動農民的一大壓迫。

恐怕他們的意思。是不過拿那望風捕影的共產黨事件作題目來拿我黨最精銳的分子。一面引起大眾無意味的恐怖。以便澈底的蹂躪我黨

罷了。這捏造的共產黨事件。想係現政府他要拿來附會。作從前對於我黨未曾有的壓迫的理由。並且作為特別議會解圍的一個法子。一面且可



勞農黨

議員山

本宣治

作為將來更要加倍壓迫的口實。現在無產大眾的勢力。大踏步闖入政

治的戰野。彷彿八丈金身的巨神。進入白日鬼行的世界一般。因這個。那

資本家地主的政府。對於這勢力。必要作最後的扎掙。破例死命拿放。那

彈壓的砲火來相抗。這明明是資本主義末路的現象啊。和憲法一樣神

聖的選舉法。僅僅不過與和警察的警章一類的治安警察法蹂躪了。在

選舉演說會併死力蹂躪無產大眾的自由人權的他們。不但僅僅依着

法律的適用。來蹂躪無產大眾的自由人權。就是法律這東西。便明明白

白含有階級性反動。改個說法。就是資本家地主掌中的國會。自然要為

擁護資本家地主的自由人權。製造一切法律的。就拿所謂普選法而說。

便是帶有階級性的法律。是怎們於他們便利。怎們制定的。這事極其顯

豁。更就治安維持法等看來。法律這東西帶有反動性。更是赤裸裸的暴

露出來。他們口口聲聲說的自由人權。是拿私有財產和天賦人權說個

人主義作根據的自由人權。斷斷不是勞動者農民生產者階級的自由

人權。新自由人權的基礎。非拿生產者階級自由人權作根據不可。我們

的議員之在大眾的肩頭。大踏步闖入國會裏面。實負有從內幕揭開他

們原形的重大任務。我那麼所盼望的是裏外呼應將强有力的戰鬥開

展起來。務要前仆後繼。越戰越勇的。不怕踐踏戰友屍體。也要攻破敵人

的堡壘。我們大眾都要拿這副精神。為確立生產者階級的自由人權。去

打前陣。我們為這有光耀的目的。雖是粉身碎骨。也是甘心不辭的。

勞農黨之善後

勞農黨民黨四月十日接受解散命令。隨即決定一方面從事於抗議彈壓之民衆運動。一方面進行組織新政黨。當將此意急電各支部知照。更關於新無

產政黨創立準備會之事。正待十一日回東京之大山郁夫主持。乃是日

氏與該黨衆議員水谷長三郎回至東京驛。即被國粹派反動分子毆打。而警察對於該黨集會。干涉尤嚴。十三日至派警官之各赴該黨本部。澈底阻止。其於新黨創立之舉。亦不許可。謂以同一分子。變各新組。斷難容許。該黨以當局之意。既重在解散之整理。則在勢非將舊黨實行解散。作一結束。無從著手於新團體之組織。乃商得警署同意。於十三日午後四時。解除集會禁止之令。在該本部開承認政府命令。澈底解散之協議會。到職員及各部代表五十餘人。首由大山前黨魁宣稱「前勞農黨已遂



四月十一日大
山水谷兩人在
東京驛被暴徒
毆打之光景

其悲壯之最後。惟死者僅爲形骸。精神則決不死。與同在水火中諸君之關係。以及山諸君而接連於大衆之關係。脈脈常存。永不休止。我等願圖再舉在新的姿態之下。展開其圖爭也。云云。自是協議解散結束各件。最後由細迫前書記長云「然則諸君——吾等以是各各散歸地方。吾人請互相發聲。對吾儕光輝的精神。旗幟之勞農黨殘骸。應高呼萬歲。以紀念此踏彼殘骸。仍然前進之事。」自是會衆高唱萬歲。至午後五時。勞農黨遂完全解散。

(未完)

東方時報

持論公允

消息靈通

材料豐富

內容美備

本報定價

加歐 收美 郵各 費國	加外 收埠 郵及 費日 本	訂閱	
		價目	期限
一	二	元五元五角十	月半 年全 年
元四元二角八元四角	角一 元二 元	元	元
凡學界訂閱者報費八折但來函者學校圖書記者限報費先惠郵票不收			

分社地址

北京 北池子騎河樓馬圈胡同
奉天 四號電話東局二三五三
濟南 軍署大街震泰派報社
天津 六大馬路德昌洋行
上海 中法儲蓄會傅榮彬君
營口 北京英文文大晚報社

派報社地址

石家莊 大橋西街五
哈爾濱 極東派
有價廉備
承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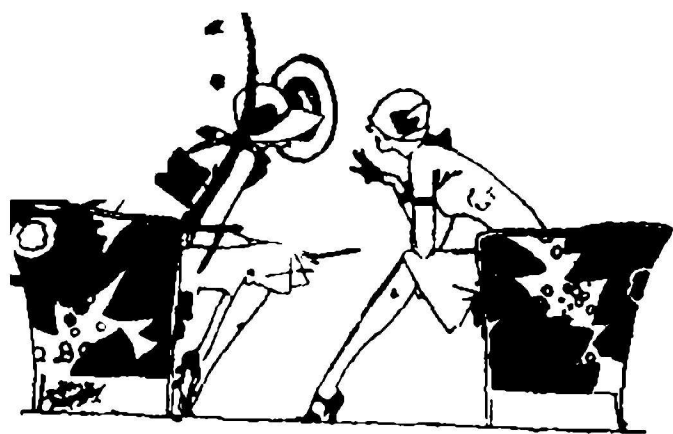
欲批發

中國新經濟政策

各大書店均鑒

本社出版之前溪先生所著中國新經濟政策
一書。再版以來。銷售極速。茲已存書無
多。尊處若欲批發此書者。目下實無以應
命。俟三版出書。當再刊載廣告奉聞。
特此佈啓諸希
亮察

本社總發行部



從戶口調查看到

土耳其之內政外交

(見最近英國現代評論)

英國 I. Wator (allins) 著
蔣達譯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土耳其舉行之戶口調查，乃數年來近東最重要之事。

歷史家常欲研究舊式土耳其帝國，究有若干人民；最近之政客及政治家亦勤於探問，土耳其共和國究有若干人民，克瑪爾 (Mustapha Kemal Pasha) 以爲此問題，必須答復之，一九二五年彼發令謂戶口調查，應於最早時期內舉行之，然政府則以立刻實行，頗感困難，蓋此事須經艱鉅之籌備工作；且土耳其昔日未曾舉行完善之戶口調查；故最後知政府單獨舉行此事，爲不可能，乃不得不求助於比利時之統計專家翟克加博士 (S. Cornille equard) 焉。

翟克加博士在比利時之統計部服務已二十五年，且曾三次參與比利時之戶口調查，此次經國際統計部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之任命而至土耳其，一九二六年二月翟氏蒞昂哥拉 (Angola)，組織中央統計局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直接由國務總理管轄之。國務總理伊斯麥第 (Ismer) 亦洞悉戶口調查

之必要，故極力援助翟氏焉。中央統計局之辦事人員甚多，翟氏訓練彼等之知識，歷數月之久，使土耳其於戶口調查先有辦事人員之基礎，翟氏復遊行於土耳其內地，藉以熟悉土耳其之國情及其人民之生活狀況，彼且講演戶口調查之必要，更爲人民講解彼等應盡之義務，藉促戶口調查之成功。

一九二六年六月通過一法，決定於一九二七年舉行戶口調查。中央統計局亦奉命赴土耳其各地着手調查試驗。於是在昂哥拉 (Angola) 西威斯 (Sivas) 地里北克 (Izmit) 羅特斯托 (Rodos) 及其他各地從事準備。一九二七年春，翟氏報告政府謂本年秋季即可實行調查。於是政府乃定十月二十八日爲調查戶口日期，然土耳其調查戶口之方法，決不能與他國一律，此理則至爲明顯。土耳其人民毫無數目，性別，所在之詳確報告，不得不另創他法以行之，故最後決定十月廿八日，全國人民不得出門 (Keep the whole Nation indoors)，此種方法，其爲奇特，且有一顯明之不利點，即國家之全部停止活動竟至二十四小時之久也。爲減少

此種不便起見，乃改以星期五為調查戶口之日期，蓋此日為土耳其之休息日也。此種計畫，殊為巧妙，而又易於奏效。且如用他法，則正確之戶口調查，勢不可得也。然此統計局所遇之困難，亦固繁多，今畧言之，（一）土耳其之大部農民及城市人民，皆不識字，叩以問題，若不與援助，則不知所對。（二）土耳其僅有少數人民居於有地名及號數之房屋，故於土耳其全國之數千街道及房屋，必須次第重與編定名稱及號數。此種情形，在君士坦丁堡更形複雜，蓋該地街道衆多，且多狹小，而形式古怪。（三）前數年土耳其以戰事革命，出外移民與人民交相來往之結果，其人民多有遷移，統計局對於某地人民之密度，不能預先測定，故此時竟不能決定於某地應用若干調查員。（四）無論農民及城市之人民，對於戶口調查，無不反對，彼等懷疑如宣告彼等之姓名及所在於官吏，則彼等將受增稅之痛苦也。

由此種種困難，可見翟氏及其人員工作之不易。故一般人以為此舉甚難成功。然此等預料，竟未實現。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十鐘半，三百九十一縣之正副縣長皆致報告於昂哥拉，謂戶口調查已於各地次第舉行完畢矣。君士坦丁堡為最難之區域，共用五千調查員，每調查員須計算一百六十人，調查時人民每名須筆答十五問題，此層工作之煩雜可見，各區收到調查結果後，即刻電告昂哥拉，十一月六日，戶口調查之後九日，總結結果乃正式宣布矣，土耳其有人民一千三百六十四萬九千九百四十五人，男女及兒童均在內；君士坦丁堡佔八十萬。一九二八年之始，翟氏尚擬將此表內人民之性別，職業，國籍，及其他狀況，皆詳細公布之。

自此調查結果宣布後，土耳其人固甚重視，而凡熟悉土耳其國情之外國人，亦無不深予注意，莫不以為此次調查成功之可驚異也。先前未有人能確定土耳其人民之數目，普通之估計，以為當在一千一百萬之下。今日讀者之第一問題，即是否此次調查結果為可靠？對此固不能有一確實之答復，而翟氏則謂此次調查，確按有秩序及可靠之方法舉行之，且此次調查人員，如有舞弊等情，似決不為昂哥拉政府所寬容，彼等惟求能得土耳其人民之正確報告，則所得已多也。吾人可信土耳其人民今日乃在一千三百七十萬左右，此種結果，極有興趣，且極重要。

土耳其自戰勝希臘於小亞細亞，簽訂羅山條約(Treaty of Lousine)後，土耳其共和國之舉動，宛然以歐亞間之強國自居。聯軍各國及其他列強雖未承認其地位，然亦確有此等待遇，以彼等火速派遣大使至昂哥拉也。顧彼等猶始終以為土耳其之舉動，不過欲眩惑他國耳，然自克瑪爾執政以來，屢屢改革，他國乃漸信土耳其係實事求是，自此戶口調查結果公布後，土耳其之聲譽當更進一步矣。

土耳其為一可注意之國家，此甚明顯，克瑪爾之設施，已使土耳其得一新生命，此則吾人應共認之，此種現象，能否久持，則為另一問題。然予則敢言，此種克瑪爾所養成之愛國心，殊不易消失耳。雖然，一國之執政，如操之於一人之手，則將來國勢之進退，極難預測，此種獨裁制且最易致批評，然須知每一國家，必須有適合國情之政府，則土耳其又安能逃此公例耶。克瑪爾已完成許多驚人之改革，然彼亦不能不注意及此次戶口調

查之結果。彼自秉政以來，固不知人民之多寡，然此後則彼一方治理其國家，一方亦深知彼國人民之生殖率乃速於死亡率，且今日乃有近一千四百萬之人口也。

然則克瑪爾固將何所作為乎？英俄對於土耳其究持何種態度乎？如欲答復此兩問題，則將導入本篇主要意思，而亦於土耳其共和國之將來有密切之關係也，吾人試答覆此第一問題，吾與克瑪爾初無間接或直接之交談，所論當無感情上之偏私，此當先聲明者也。

克瑪爾出身於兵士，而其事業則至順利。自戰敗希臘於小亞細亞，於是被迫投入政界。彼最具驚人眼光，及爲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凡其顧問，各部總長，國外代表，及國內官吏，皆由其本人選任。於是軍官乃因時順勢，多居要位。然彼等於國家危急之秋，確能盡忠於土耳其共和國，此時立正彼等應得之酬報耳。及後則克瑪爾雖一方仍信任其軍界同人，而一方漸覺文人亦同樣能爲其効力。然彼固不能將一切軍人式之官吏，概與免職而以文人代之。彼乃計畫，使文人分子漸漸參加政治而令躬施行政。此種舉動，甚爲重要，蓋彼之眼光不僅及目前而並計及將來也。土耳其以其地理上之關係，過去之歷史，及人民之性格，將仍不能不爲一軍事國家，然此種顧慮，在克瑪爾或與其同等人才之治下，固不足以阻礙土耳其共和國亦變爲一文治國家也。

克瑪爾乃深欲和平者，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彼之應付摩蘇爾事件 (Mosue Crisis) 及其他各例視之，其態度至爲明顯。然彼爲一實行主義者，其目的只在求和平而不問所用之手段爲何。彼不

願土耳其加入國際聯盟，因彼亦不以爲該機關有利於土耳其。彼從不使土耳其與任何他國聯盟，因彼確信獨立主義耳。但一方則彼固深信土耳其應以國庫之半，以供海陸軍及空中戰備之用。因此政策，故吾人甚可批評土耳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必將由此而告竭蹶，然克瑪爾則謂須一國防禦，預先得有保障，始能舉辦他事也。

然則何時土耳其之防禦可得保障乎？且不問此次戶口調查之結果，近代土耳其之威力，以及土耳其地理上之優勢，彼固能永遠孤立而保其無虞耶？克瑪爾之政策乃欲駕駛於英俄兩國之中道耳，雖當土希戰於小亞細亞，土俄曾彼此修好，且莫斯科與土以金錢及軍事之援助，而克瑪爾亦未嘗偏好於俄，然俄國爲派遣大使至昂哥拉之第一國，俄大使與土政府感情甚好，惟是土俄之友誼，由其基礎不穩固，甚易搖動。昂哥拉亦明白宣言共產學說及其宣傳將不爲民族國家主義之土耳其所寬容，俄人似亦看透此點，故僅僅以君士坦丁爲其近東宣傳之中心點。等言極力避免擾亂土耳其之地方，以是地方官吏，亦殊放任之。

吾人更論土英關係。兩國曾一度感情惡化，英國於一九二二之親希臘政策，及摩蘇爾之爭端問題，尤幾召兩國之戰。幸而英國外部改變意向，反林得斯 (Sir Ronald Lindsay) 其時爲駐土大使之善於協商，卒使危機轉變，而今日土英之感情，可稱友善。吾既已言之，克瑪爾之政策，在駕駛於英俄兩國之中道，彼雖有時思欲聯英或俄，然最後終以爲土耳其不能與二國任何一方發生裂痕。此種政策，實至堪贊揚，蓋此誠土耳其今日應採之惟一政策

耳。應付外交問題，必須具有深遠之眼光及敏捷之手段，此則克瑪爾一人及其治下同人實足當之而無愧。國內輿論，亦皆與其政策一致，如星期三登載親俄文章，則翌日必有一親俄文章出現也。

以上可謂簡言克瑪爾之外交政策，在國內克瑪爾則深信專制政府。土耳其雖有三百餘議員之國會。然彼等皆克瑪爾之同黨，實際皆彼所選充者，故此國會中從無反對政府黨出現。此種情勢，能否久持，吾人不敢斷言，惟以土耳其之國家，則非此政府不可也。在土耳其對於民意，從不加以注意。全國民衆對於政治或政客之活動，尚未發生興趣。彼等與美國人同一思想，志在政府能維持治安，而減輕租稅而已。克瑪爾之政府，對於治安，確已做到。土則與犯罪之案件，較之歷年爲最少。然租稅則未嘗減少，但不減少，且有增加。人民生活程度之高，亦堪驚異。特此種經濟狀況，實任何政府皆無法以應付之耳，故大體言，今日之克瑪爾政府，可謂無內顧之憂也。

吾人再由英俄兩國對於近東之態度觀察之。如法德意等國，對土皆有潛勢力之存在。然彼等之舉動，則顯然與英俄不同。俄國對土之態度，猶是如昔，自共產黨執政，而俄國對土之政策未變。惟暫時擱置而已。霍趣林及其同僚在莫斯科嘗宣告於土耳其之政治家及新聞界，謂自俄皇制度推翻後，土俄如不爲聯盟，亦必進達真正之友誼關係，當彼等之言此，彼等殆深感不得暢言之苦衷。蓋兩國疆界毗連，本應永遠友善，即永遠聯盟，亦不爲過，然由土俄兩國之歷史關係視之，則是否兩國能超越友誼而有進一步之結合，亦至可疑，即此友誼，且須恃雙方之能忠誠坦白，始能維持也。俄國今日本國之重要問題至多。似不能多廢光陰於應付土耳其，然彼等觀察土耳其地理上之位置——土耳其雖不建都於

君士坦丁，而仍佔有之——及深信英國在土耳其不肯放棄其活動，故俄國於土耳其亦不能不與以充分之注意。蘇維埃政府決不願土耳其受制於西歐國家，更不欲其受制於英國，除此之外，俄之於土，似無何等感情可言矣。

故今日之情勢爲俄國在需要一友誼之土耳其，以備來日發生戰事，土耳其可受其指使。蘇維埃於土耳其並無仇視心理，惟俄國乃一大國，一旦遇有戰事，則其軍隊之輸送，船舶之來往，空中戰備之動作，應得極端之自由。此種自由之行動，或將引起俄土之衝突，屆時吾人當拭目以觀俄國對土之真面目矣。

吾人再觀英國對土之政策，吾之論此，初未得有官式或非官式之報告。英國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對土之態度，可謂不容樂觀，當英國應出強硬態度時，而英國適居軟弱地位；當彼此需要和解時，則英國又復強硬。最後由軍隊及外交人員皆到土境，情勢始轉光明，摩蘇爾事件乃全由靈妙之外交手段解決之，蓋一面因有外交失敗，繼以武力之準備也。

在埃拉克（Izmir）之委托權利內，英國亦與土耳其接界，並對於該地富有興趣。英國對土之進出口貨雖見減少，而爲數尚大。兩國除去戰前之債務問題，實際上無甚問題，情勢不可謂不佳，然不幸土耳其仍有多數人民對英懷有猜忌，彼等疑土一旦與希臘發生戰事，英或將助希；彼等又信英與希臘之關係，乃極親密。此殊使昂哥拉政府深抱不安者。此等猜忌，則惟長時間可以消滅之。蓋已根深蒂固，非短時間所能消失者也。

總而言之，今日土耳其對俄對英，可謂皆無恐懼之必要，他國則不得兩國之默認，絕難參加土事，土之內部，似極穩固，故克瑪爾之將來，誠不可限量。此次戶口調查，又與彼以大助，蓋彼此後乃知究有何人究有何種人爲之作後盾也。



吾國之郵政儲金

子明

國富之盛衰。每繫乎國民儲蓄能力之強弱。東西各國。關於國富增進。意於獎勵儲蓄之方策。一方勸誘人民使有節儉之美德。將零碎錢財。不作無益之濫費。而儲蓄以生息。一方則由國家辦理郵政儲金。以代為運用。於確實有利之生產事業。故晚近以來。各國之郵政儲金。莫不突飛猛進。具有偉大之成績也。吾國人對於儲蓄觀念。素極薄弱。自有獎儲蓄盛行。國人羣焉趨之。而真正之儲蓄。乃更難發展。郵政儲金自民國八年創辦以來。迄今將屆十年。此十年中之成績。雖不無稍有進步。但以全國之人口衡之。則尚在襁褓時代耳。此實吾國國民富力薄弱之表現也。茲值民國十五年郵政儲金事務總論甫行出版。爰就歷年經過狀況。撮要述之。亦足以規其趨勢之一斑焉。

郵政儲金之機關

當民國八年。郵政儲金開辦之初。僅限於北京、直隸、山西、河南、山東、湖北、江西、江蘇、上海、安徽、及浙江等十一區總局。旋即展至上開十一處郵區內汽機通運之一二等郵局及支局。且於東三省亦開辦郵政儲金。至八年底止。已開辦者共計八十一處。至民國十年年底合計全國辦理郵政儲金者。郵區已增至十五。除上述十一區外。增奉天、吉黑、福建、廣東、四區。郵務局增至三百三十四處。十三年為三百四十處。十五年為三百四十五處。

▲各郵區郵政儲金局數表

郵區	民國八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五年
北京	一二	三四	四九
直隸	六	四〇	二三
山西	三	七	六
河南	一三	四六	四七
山東	一一	二六	三二
湖北	一〇	一六	二二
江西	二	二五	二七
江蘇	八	二一	二七
上海	二	九	一七
安徽	四	三五	二五
浙江	九	三一	二九
東三省	一	二四	一五
廣東		八	九
福建		一二	一七
共計	八一	三四〇	三四五

郵政儲金之儲戶與儲金

郵政儲金。在民國八年時。存戶計有二千三百二十人。存款計為一百零八萬一千零二十六元。民國十年儲戶增至一萬八千零七十九人。儲款增至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四百餘元。十一年儲戶更增至二萬六千三百二十八人。儲金更增至四百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元。十二年儲戶更增至

二萬六千餘人。儲金更增至五百零五萬三千九百餘元。嗣後逐年均有增進。十五年儲戶為六萬一千三百九十餘人。儲金為九百十六萬五千九百十八元。

▲民國十一、十三、十五年儲戶儲金數之比較表

郵區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五年	
	儲戶數	儲金數	儲戶數	儲金數	儲戶數	儲金數
北京	五、二七九	一、二四九、〇七四、四八	八、五一九	一、七四五、〇八九、一四	二、七五六、二五三、三二	五、三一六
直隸	二、二七九	四三九、八九八、七八	三、七〇三	六二八、四四一、七四	四、〇〇八	八一〇、〇四一、五五
山西	六七八	一七八、八五八、六五	九四二	二〇六、六〇七、四三	一、〇九二	二二二、二二五、七二
河南	二、六五三	七二一、七一六、〇六	三、五七八	七五五、七七九、一三	五、九六八	一、〇七〇、四五二、五六
山東	八〇九	一五一、七七一、八四	一、七〇三	二六三、五二六、五八	三、八〇五	六一二、八九八、一八
湖北	一、二二六	二〇八、三六九、五〇	一、九八七	三〇八、二一九、二五	三、二〇七	五八七、一三四、三九
江西	五二〇	一一八、九〇〇、八二	八一四	一二四、六〇六、六一	八六四	九四、四五三、四七
江蘇	一、九六〇	二五四、一四二、一四	三、二七	四八五、一五三、一二	四、六一二	七〇七、一八七、一七
上海	一、六三一	二五一、三一五、九五	二、六五九	四五四、七六六、四四	四、四三九	七六四、二一九、〇五
安徽	五八〇	一一六、二七五、五九	七一二	一二二、〇五二、六六	一、一三三	二一七、〇九一、九七
浙江	九五五	一〇八、一八五、一五	一、一九四	一五八、七八三、一六	一、六七八	二一四、六九一、八九
奉天	三〇六	五四、四七六、九四	五三三	一二二、六八二、六六	一、二〇三	二七二、四四〇、四八
吉林	二〇九	四七、七五八、四二	三二八	六三、九七四、二五	五六九	八六、八六五、〇九
廣東	六三〇	一二一、二四五、三五	一、一〇六	二〇九、一六四、七一	一、六二三	三四三、一八三、二五
福建	六六三	一〇三、五五九、六一	一、四二三	二三八、七一六、六八	二、一七八	四〇五、七七九、九九
統共大洋	二〇、三七八	四、一二五、五三九、三〇	三、四五八	五、八七七、五六三、五六	五、一六九五	九、一六五、九一八、〇八
廣東毫洋	五、九五〇	九五四、六八六、六八	八、六〇七	一、三六一、六〇三、二一	九、六九九	一、四六二、一七五、一四
總計	二六、三二八	四一、〇六五	六、一三九四	六、一三九四	六、一三九四	六、一三九四

儲戶職業之分析

吾國郵政儲金對於儲戶之職業。亦有詳細之分析。歷年以來。大概以商界、政界、學生、為最多。郵局人員與教員次之。軍界、農工又次之。公共團體及商號公司為最少。按吾國人口以農人為最多。據一般統計。業農者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之多既如此。則郵政儲金之儲戶。尤宜吸引農民之加入。庶幾儲戶乃能普遍也。

△民國八年十三年十五年儲戶職業種類表

職業	民國八年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五年
政界	三五六	五、七三二	八、六六六
軍界	九八	一、五三五	二、七六三
郵局人員	三〇〇	二、四〇六	三、三八三
教員	一五七	二、三九二	三、六五七
學生	三八七	六、四一一	九、四七一
商界	三六八	七、〇〇〇	一〇、七二五
農工	三〇	一、二七二	二、四三八
公共團體	—	五七九	九〇七
商號及公司	—	五〇三	七三七
未報職業者	六二四	一三、二三五	一八、六三七
合計	二、三三〇	四一、〇六五	六一、三九四

郵政儲金之運用

查郵政儲金條例。規定郵政儲金。須以妥實方法運用生息。不得移作別用。並設儲金監理會。決定關於儲金運用生息一切事宜。當民國八年間。儲金運用額共為六萬八千餘元。嗣後逐年增進。民國十五年為七百四

十八萬五千餘元。其中以購置內國公債為最多。次則購買工部局債券以及鐵路債券等。觀其所投之資。尚不失於穩實之途也。

△民國十五年份之投資額表

種別	價額
民國二年善後五厘金鈔借款債券	六二三、〇三五·九八
滬甯鐵路一九〇三年五厘金鈔債券	一二二、八〇二·一五
隴海鐵路一九一三年五厘金鈔債券	四九、八六二·〇七
民國元年克利浦五厘金鈔債券	一〇三、三三八·五二
一八九六年五厘金鈔債券	一〇九、五七三·二六
一八九八年四厘半金鈔債券	六六、一六三·四九
一九二五年五厘美金債券	三五、四七五·三五
上海業廣公司一九〇九年六厘債券	二、四九一·六九
上海業廣公司一九一一年六厘債券	二一、八九六·〇四
上海工部局一九一九年七厘債券	二、六〇一·一四
上海自來水公司一九二一年八厘債券	一四、〇七二·七三
上海法工部局一九二一年八厘債券	八三、一二三·五一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一年八厘債券	一四、八七四·〇八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二年七厘債券	四六〇、三三一·二〇
上海法工部局一九二三年六厘債券	二〇一、七八〇·五九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三年六厘債券	六六、〇一四·四八
上海跑馬總會一九二三年六厘半債券	一三九、二二七·二九
上海法工部局一九二四年七厘債券	五六、二五〇·八八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四年六厘債券	七三、八六二・三六
上海法工部局一九二五年六厘半債券	一一七、八五〇・九〇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五年六厘債券	四〇八・一一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六年六厘債券	四八、〇九九・二五
天津英工部局一九二三年六厘債券	三四、五三三・四三
天津法工部局一九二四年八厘債券	七三、二八一・五五
天津英工部局一九二五年七厘債券	二三、五九四・六九
天津海河工程總局一九二四、五年七厘橋樑債券	七三、〇四六・〇二
漢口英工部局一九二五年七厘債券	八四、五〇七・〇四
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一年八厘債券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京綏鐵路借款券據	三〇、〇〇〇・〇〇
漢口跑馬總會一九二三年七厘債券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銀行定期存款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在漢口購置地基	一八、一九二・九三
內國公債	四、三六五、一一五・〇〇
合計	七、四八五、二九五・七三

綜上所述。歷年來吾國郵政儲金之成績。雖不無多少之進步。但以全國人口比例之。以四萬萬人民之衆。分配此區區九百餘萬元之儲款。平均每人僅得大洋二分三厘耳。比之日本平均每人有四十五元十錢。相去奚啻霄壤。（按日本郵政儲金總額去年已超過十五億元）不知國人對之將作若何感想也。（上海銀行週報）

一週間 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四月二十日起至廿六日止



戰事仍劇

旬餘以來。津浦魯西戰局。迭生變化。但北京當局。態度仍鎮靜。據接近幹部者消息。此次預定作戰計畫。本令孫傳芳軍攻隴海路。以開封蘭封爲目標。與京漢線奉軍呼應。乃濟南軍事會議改取會師徐州之策。故其陷於不利。早在逆臆之中。初非意外之失。幹部對此。決不因而搖動。其對京漢路預定之戰略。連日彰德大戰。雙方均決死鬪。馮軍並小村莊亦逐個固守。奉軍雖恃砲火之利。亦覺吃力。頗望早將彰德攻下。分兵大名德州。鞏固河北。至泰安前日之退。本係自動。而電報機亦係自行挪移。後見黨軍未來。乃復行前往。故電訊又通。現當局仍屬望於孫傳芳。孫亦極力表示與黨軍拚命到底。傳黨軍於二十五日對泰安界首總攻。孫決率其部衆大戰一場。寧同歸於盡。不再游移。閻錫山對正太方面。亦在增兵。本人並赴娘子關視察。準備反攻。故本週形勢。雖無大變化。但此後各路大戰。正方興未艾也。茲將各路戰況。分述於下。

津浦 魯西

魯南軍事。自張宗昌上週抵泰安。魯軍主力。即移界首。前線守泰安。泰安電報雖曾一度不通。但廿五日下午。已恢復。故迄本週末止。最前線仍在泰安。魯西聯軍。亦向泰安

界首集中。俾易聯絡。聯魯軍後方大隊。則在張夏萬德店等處。集合整頓。濟南防務尙鞏固。潘復王占元奉張作霖命。於廿三日由京赴魯。張宗昌孫傳芳。因於二十四日返濟迎送。先是孫督師前方。在寧陽被圍。故鮮有知其下落者。至此始證明返濟。二十四晚張孫潘王等。在濟會商軍事。潘

地聖子孔之區戰入陷



壇杏阜曲

於廿六晨北旋。當晚抵京。入府復命。聞魯西肥城寧陽一帶馮軍。有進逼長清之意。魯軍已派勁旅前往增防。黨軍到兗州者爲劉峙部。劉本人已抵前線。蔣介石亦有到兗訊。大致黨軍在曲阜兗州。與泰安界首聯魯軍。

正在對峙。據外電截至二十三日。集合萬德店之孫軍爲第七。第十。第十五師之一部。兵數達四五千。將任肥城方面之守備。現向該地移動中。又截至廿四日午後。泰安尙留有孫軍鐵甲車。又泰安城內有魯軍第十三軍一旅（約千人）據城而守。又外傳政府擬調張宗昌駐直。而以山東交孫傳芳主持一節。詢之官方。謂無所聞。確否待証。此外魯東尙安靜。黨軍對該方面似無積極行動。外人稱膠濟路沿線。定可無事云。

京漢前線。本週雖無大發展。而奉軍占優勢。則爲事實。張楊迄在邯鄲磁州間指揮。戰事仍烈。據東方社消息。奉軍對於以彰德爲中心之馮軍。現以三軍自東北西三方面

陷入戰區之孔聖地



泗水橋

包圍兩軍近處相隔千米突而對峙中。奉軍總兵力爲十師至十一師。包圍陣地之兩端。布有騎兵團。並有大砲重砲一旅。野砲一旅。其他各師亦有大砲。馮軍有約七師之兵力。由鹿鍾麟爲總指揮。與韓復榘極力防備中。馮軍於兵力不敵奉軍遠甚。不過有大砲二三十門。對奉軍實力上極有莫大之懸隔。故極力堅守該陣地。以待山東方面形勢發展。及武漢軍之來援。但奉軍連日進攻猛烈。亟欲將彰德城攻下。暫做一結束。俾有餘力應付津浦。故此路戰況較前尤劇。大名直軍於二十三日攻下南樂。褚

玉璞親赴前方督戰。現正進迫清豐。徐源泉軍佔濮縣後。亦率部南進應援。

正太晉北

正太路正面。近無劇戰。鐵路以南。奉軍徐永和旅。曾一度入九龍關。現亦成相持之局。奉軍皆在山嶺固守。雙方主力未發生大戰。雪花山一帶。兩軍正在增防。據并訊。閻錫山係十九日由太原赴娘子關。晉軍將改取攻勢。其原因則以數月來之籌備。前線佈置就緒。其所有兵力。除原駐該方楊愛源之第二軍。徐永昌之第三軍。李維新之第十軍外。尙有駐孟縣暨昔陽等處者四五團。譚慶林部第八軍。亦奉令由北路趕回助戰。連日由省方陸續調往者。或一團兩團。或一營兩營。均已陸續就道。正太車站。人馬擁擠。什品山積。更足見運輸忙碌之一斑。晉北方面。戰訊較爲沉寂。惟聞龍泉繁峙雁門等路奉軍亦在聯絡進行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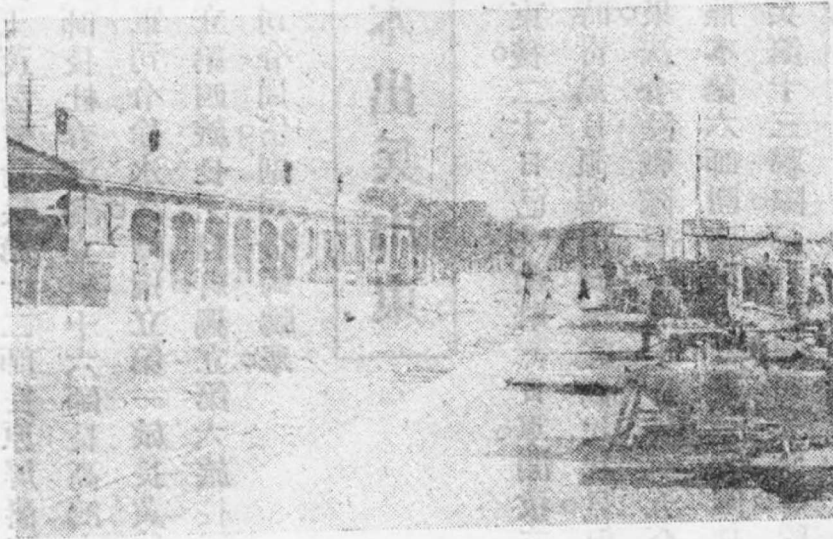
後防佈置

戰局變化後。奉軍幹部對津浦後防極爲關心。尤於德州認爲要地。特徵調吉黑軍隊入關。向該方面開拔。據二十三日奉訊。陸軍第三師第三旅入關。計有官兵約及三千人。馬匹約二千。尙有大砲重砲以及軍用零星物品等頗多。約裝車七八列。張作霖並召吳俊陞來京。吳日內可到。聞將來即令吳駐天津德州一帶。佈置一切。此項軍隊。專固後防。不擬參加前線戰事。又王琦所部之直魯軍一百三十七旅。亦奉命開德州助防。其關內奉軍。如何抽調。尙在辦理中。

此外關於馮閻所部之第一二集團軍編制及將領姓名等。據調查。大致如下。（一）第二集團軍所屬部隊計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轄第三第五第四共三軍。第三軍長孫自兼任。轄第二師長梁冠英。第十八師長

程心明第十九師長吉鴻昌。第五軍長石友三。轄第九師長許長桂。第六師長丁漢民。第七十一師長孫光前。第四軍長馬鴻逵。轄第一師長馬騰蛟。騎兵師長馬自兼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孫連仲。轄第十四第一第二十三共三軍。及獨立第七十師長張子厚。獨立第六混成旅長芮寶樹。獨立騎兵第一旅長李福順。第十四軍長秦德純。轄第四師長魏鳳樓。第五

京漢路戰事中心



彰德車站

師長韓德光第十二師長高樹勛。第一軍長韓占元。轄第二十九師長杜光明。第三十師長耿幼麟。第三十一師長安樹德。第二十三軍長馮治安。轄第三十二師長田種玉。第三十六師長董振堂。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轄第六軍軍長韓自兼。轄第一師長張凌雲。第十四師長曹復林。第十五師長孫桐萱。第三十八師在改編中。第五方面軍總指揮岳維峻。兼

南路總司令。(駐馬店信陽一帶)分轄李雲龍、鄧寶珊、衛定一各軍。岳自兼一軍。共五軍。(以前蔣世傑尙有一軍)第八方面軍總指揮劉鎮華。轄第二十三、二十八、二十六共三軍。其第二十三軍長劉自兼任。轄第七十六師長徐鵬雲。第八混成旅長賀有德。第九混成旅長李柱青。第十混成旅長姚北辰。第二十八軍長萬選堂。轄第七十三師長石振清。第七十四師長薛傳峰。補充旅長萬品一。第二十六軍長劉茂恩。轄第七十五師長武振麟。第七十六師長劉恩茂。第九方面軍總指揮鹿鍾麟。兼北路總司令。轄第十八、二十二、三十一、三十七、三十三各軍。及騎兵第一軍。共八軍。第十八軍長鹿自兼任。轄第六十八師長程希賢。第六十九師長葛運隆。第八十九師長沈克。第二十軍長龐炳勳。轄第五十八師長譚秉衡。第五十九師長馮德五。第二十一軍長呂秀文。轄第八十五師長呂自兼任。第六十四師長張興科。第三十七師長王鴻恩。轄第五十三師長王自兼任。第五十七師長蕭芝楚。第十軍長楊虎臣。轄第五十四師長馮欽哉。第五十五師長姬滙伯。第二軍長劉汝明。轄第八師長張麟祥。第十師長劉自兼任。第三十軍長劉驥。轄第二十三師長童玉振。第六十師長張汝奎。第三十五師長趙廷選。騎兵第一軍長鄭大章。轄第二師長席液池。第四師長劉鳳克。除上述各方面軍外。尙有直隸於馮之鋼甲車集團司令劉自珍。(二)第三集團軍所屬部隊計第一軍司令兼總指揮商震。轄第一師長李培基。第三師長楊士元。騎兵第二師長郭鳳山。騎兵第十師長張勵生。第二三聯合軍司令楊愛源。轄第二師長趙承綬。第六師長孫楚。第十二師長楊效歐。第一混成旅長黃守清。第二混成旅長齊用宏。騎兵第七旅長李德懋。第四軍司令傅存懷。轄第七師長張會詔。第十師長盧豐年。獨立騎兵第二旅長郭殿丞。第五軍司令因病出缺。現改組

第五七聯合軍。由副司令張蔭梧代行職務。轄第五師長王靖國。第九師長吳藻華。第十四師長李服膺。第十五師長李生達。騎兵第六師長楊兆林。第六軍司令豐玉璽係第十三師所擴充。第八軍司令譚慶林。轄騎兵第三師長孫長勝。獨立騎兵第一旅長韋盛勳。第十軍司令李維新。轄騎兵第四師長李自兼。騎兵第十師長李寬容。第十一軍司令王茂公。轄騎兵第八師長王茂公兼。騎兵第十二師長原屏藩。獨立第八師長關福安。獨立第十一師長杜春沂。獨立第十六師長高鴻文。獨立第十七師長孟興富。第十二軍司令徐永昌。轄獨立第一旅長黃興初。獨立第二騎兵旅長黃德馨。獨立第四旅長王自祥。獨立第六旅長王鳳飛。此外尚有直隸於閻之砲兵司令周岱。副司令馮鵬舉。

日本出兵山東

日本決定出兵山東後。二十日已先由駐津日軍。開拔三中隊赴濟。當晚八時。即已抵濟。同時青島日領事田爲保護僑民起見。與第二遣外艦隊司令官協議之結果。決令陸戰隊登岸。二十日晨有五百五十名登岸。配布於青島市內。而熊本第六師團據東方社東京廿四日電。派遣山東先發部隊之熊本步兵第十三聯隊。第六師團司令部等。約一千五百名。分搭阿美利加丸山丸城廿三日自門司向青島出發。又電通社青島二十五日電。日之對魯派遣軍第六師團先發隊。本日(二十五)上午七時。行抵青島。立即上陸。並由齋藤瀏少將指揮。將第十六聯隊本部。暨第一大隊工兵一小隊鐵道隊一部約六百名。於下午一時自青島出發。開往濟南。聞該師之師團長福田中將。將駐青島。俟後着部隊開到。即擔任青島

日僑保護之部署。又一部一千五百名。亦於本日(二十五)下午。開到青島。定二十六早開抵濟南。其他部隊。亦陸續於二十六日到青。聞日方之意。擬以三千部隊運入濟南。餘則分配於膠濟路沿線。日兵輸送。既漸告完成。而在中國全國。則已引起普遍之反響。南方各地尤見熱烈。滬總商會及各路商界聯合會。首先反對。二十日寧政府常會對日出兵。已作長時間之討論。二十一日南京中央黨部開臨時會議。黃郛出席報告日本出兵事。言已令殷汝耕查詢出兵詳數。尙未得復。衆意咸認定爲干涉內戰。討論亘四小時之久。結果未發表。但已有密令致各黨部及各機關遵照。另發出告日本民衆及友邦民衆全國民衆書各一件。另電蔣馮閻及訓令黨員。告日本民衆書。首述日本同志歷予民黨以援助。故華人對日政府行動雖恒見不滿。而對國民有好感。次言日本出兵。無論以何種藉口。要爲侵略。損害中國。田中內閣利用出兵。鞏固政權。想日人民當不容忍。望有以處之。告世界民衆書。大意謂日出兵侵華主權。背國際法。請世界主持正義者援助。又決議組織滬工會整理委員會。廿一日晚。寧府對駐寧日領。提出抗議。廿三日下午。上海各大團體。會商對日問題。寧府派繆斌出席。錢大鈞孔祥熙張定璠均列席。大致注重國民外交。專以田中內閣爲攻擊目標。因顧全後方安寧。及防共黨活動。在運動中不取游行或開大會之形式。並戒罷業罷課。將由總商會及各商界討論詳細辦法。聞將由各商人停進日貨。以免萬一不得已運動擴張時。因積貨發生損失。並議決由到會團體發表宣言。又南京中央黨部以對日方針。訓令黨員。(一)出兵咎在日內閣。非日民衆之願。應責望其民衆糾正之。(二)日背國際正義。應昭告世界。引起其同情。(三)對外應先完結軍事。應維持後方安寧。同時寧方並已預備第二次抗議。向日方

提出。其武漢方面。輿論對日亦多抨擊。組織武漢民衆外交後援會。二十六日發表反日通電。

其在北京方面。亦有具體表示。北京外交部於二十日。已向日本使館提出抗議。其抗議照會如下。爲照會事。准駐東京汪公使電稱。傳聞日本閣議。有決定第二次出兵山東之舉等因。查上年六月間。貴國派兵前往膠濟一帶。迭經本部抗議。嗣於九月間。將前項軍隊撤退。復經略達貴公使。聲明希望貴國政府。不致再有踰越範圍舉動。各在案。茲既准汪使電告。前因相應照會貴公使。即請迅達貴國政府。如果又有派遣軍隊前往魯省之議。務即寢息。以敦睦誼。須至照會者。此照會係

根據駐日汪公使來電。時

日兵尚未有出發事實。故措詞異常弛緩和平。日使館方面。於二十晚已向外部聲明出兵理由。同時更答復外部抗議。附錄原文如下。



田福師
團長

(一)日本公使館奉本國政府之訓令。有通告下開節略於北京政府之光榮。客歲日本政府爲保護居住山東地方多數僑民之生命財產。曾派遣軍隊於青島及濟南。作爲必要的自衛手段。及其後戰亂之禍。機既去。派兵目的已經消滅。當即行撤退。彼時已先後通告各在案。近來津浦線方面戰況急轉。今戰亂及於山東一帶。或有遮斷膠濟鐵路之虞。山東地方日人生命財產。重大危險。又形切迫。故帝國政府鑑於客歲撤兵之際。八月三十日節略之聲明。對於帝國臣民之保護。已至執自衛措置之不得已的時機。茲自本國派遣約五千之部隊。取道青島。開赴膠濟

鐵路沿線。俾任居住邦人之保護。又鑑於事態之急迫。應急措置。在該部隊未開到以前。先由帝國駐華軍隊派遣三個中隊於濟南。該項部隊。業於四月二十日午前自天津開拔矣。此次至派兵山東方面之不得已。固不外帝國政府之自衛措置。而對於中國及國民之睦誼。依然不渝。已如帝國政府。屢次所聲明。是以帝國政府不特對於中國內政無何等干涉之意。即對於南北兩軍之任何方面。亦不與何等援助或妨害。是固不待言。若至認爲無派駐軍隊之必要時。當令前項派遣軍隊。從速撤退。固屬當然。前開此次派兵。既爲自衛上不得已之措置。中國政府對於山東地方及中國各地官民。宜辦理必要之措置。俾對帝國之意圖。不致發生何等誤會。同時期於中日兩國敦厚之交誼。無有遺憾。乃所切望者也。昭和三年四月二十日。日本帝國公使館。

(二)准羅外交總長本年四月二十日致日本公使照會內開。准駐東京汪公使稱。日本閣議已決定第二次出兵山東等因。查上年六月日本出兵膠濟及同年九月撤兵之際。迭經外交部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議。聲明希望不致再有踰越範圍舉動。各在案。今果有再派兵之議。即請中止。以敦睦誼等語。日本公使已經閱悉。然日本政府此次至不得已而再派兵之理由。已經於四月二十日日本公使館節略通告外交部在案。此事務望委曲承悉。是所切盼。特此略復。昭和三年四月二十日。日本帝國公使館。

外部接上兩節略後。遂於二十一日。又提出第二次較嚴重之抗議。原文如下。爲照會事。准本月二十日兩次節略。本總長均已閱悉。對於所稱派兵山東理由。本國政府主權所關。萬難承認。貴國僑華人民。自應惟中國政府之保護。是賴。中國政府之保護外僑。亦自責無旁貸。此爲國際通例。

寧待詳論。特再嚴重抗議。務希貴公使。迅速貴國政府。取消派兵原議。並將開往魯省軍隊。立即分別撤回。免於兩國邦交。發生不良影響。佇盼見復。須至照會者。日本使館於二十三日復行答復。認定出兵係屬自衛之措置。原文如下。日本公使館接准羅外交總長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致日本公使照會。內開日本出兵理由。中國主權所關。僑華日人自應惟中國政府之保護是賴。此次日本之派兵魯省。難以承認。務希迅速日本政府。取消出兵。即時撤退派遣軍等因。已經閱悉。然此次日本政府派兵之不得已的理由。業於本年四月二十日日本館節署詳述在案。即係因魯省日人生命財產。重大之危機。業經切迫。已至不得僅賴中國官憲保護之狀態。是以鑒於上年八月三十日節略之聲明。對於帝國臣民之保護。再執自衛之措置。特此略復。昭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帝國公使館。又在此期間。北京之英美使館。通知該國僑民。於必要時。即離濟赴青。據外人接二十四日濟南電訊。則所有歐美籍之婦孺。悉已離濟。前往青島矣。

南方外交

於日本出兵問題之外。在南方外交。仍有可述者。第一。莫如中法寧案之解決。據大公報二十一日上海電。何傑才今日由寧來滬。中法間之寧案。將解決。決於兩三日內發表。何稱奉黃部命來辦正式手續。法案原與美案同時進行。因法意兩國欲美案發表後再決定。故延至今日。照會共三通。①寧府表示願決寧案。②解決之內容。③修約之意見。因法國無領事。在寧。當時寧亦無法國軍艦。故內容簡單。已由何傑才持往南京。簽字換

文。其次寧政府對於本月滿期之中葡商約。業向葡領聲明。請轉知葡政府。須根據平等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原則。重行修訂。再次掀動一時風潮之廈門案。亦已告解決。據國聞社廿日上海電。廈門日警部撤銷問題。經交涉員與日領談判結果。事實上名義上完全取消。此後日領在廈拘籍民。須事前照會中國當局。得其許可。始可執行。問題解決。於是震動一時之廈門排日案。至此方完全解決矣。

日本政戰

日本第五十五屆議會於本月二十日召集。貴衆兩院同於是日午前開會。按本屆議會為日本普選後第一次集會。衆院中朝野兩大黨之勢力。又相伯仲。民政黨既有提出不信任案之準備。田中內閣乃亦預定種種策畫。以為對付。故一週以來政戰甚酣。茲分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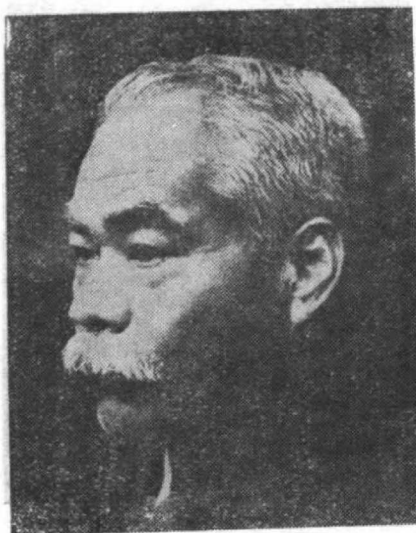
前哨戰政 府黨勝利

東方社二十日東京電。含有極重大危機之普選後之特別議會。於本日召集。貴衆兩院同於午前九時開會。貴族院以部長理事之互選而成立。衆議院本日舉行議會前哨戰之議長副議長選舉。午前十時十五分投票。政友會元田肇得二百三十票。民政黨藤澤幾之輔得二百二十八票。即以二點之差。歸政友會勝利。副議長則為革新派之清瀨一郎當選。又同日電通社東京電云。現在各黨議員之分野情形。計政友會二二〇。民政黨二一八。明政會六。革新俱樂部三。實業同志會三。無產黨八。（已解散之勞農黨所屬議員二名亦加算在內。）無所屬七。缺員一。共四六六名。

不信任案 形勢一斑

東方社廿一日東京電云。第五十五屆議會本日兩院同時成立。二十三日開會之詔書已經發下。開院式當日午前十一時在貴族院由日皇親臨之下舉行。又電二十一日政府任院內開臨時閣議。關於切迫之政局。有所協議。以民政黨提出之總括不信任案。雖有被否決之望。但明政革新無產黨所屬各派對於鈴木內相不信任案。則有與民政黨合流吶喊之形勢。關於此點。商定與黨政友會協力以擊退之。又革新黨之上議員關直彥是日在該院內與濱口總裁會見。謂民政黨將提出之總括不信任案。以

(一) 敵之閣內中田



濱口
民政
黨總
裁

現下政情推之。有與選舉相同以僅少之差而遭否決之虞。此際為一氣倒閣起見。野黨聯合提出內相單獨不信任案如何。當經濱口氏答稱。吾黨既認作此次議會為前議會之延長。已定提出總括的不信任案。貴意擬加考慮。更行答復。據此則民政黨之作戰。似將先提出總括的不信任案。惟明政會等提出之內相不信任案。若僅恃中立團體斷難通過。故須民政黨加以援助。俟提出總括不信任案後。即續提內相不信任案。以作政府當頭之一棒。又廿一日電通社東京電。明政會於廿日晚在日本俱樂部會商對議會方策。其結果已決定提出不信任鈴木內相案。惟此案

須獲二十五名之贊成者。始能提出。故特在二十一日早與院內各派開始交涉。各派為貫徹目的計。已一致贊成捐棄小異之見。定於通過大禮預算案後。即提出彈劾內相案。按是以觀。明政會之反對政府態度。已趨明瞭。又東方社二十五日東京電云。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民政黨之安達等六名。在日本俱樂部與明政會之鶴見等五名會晤。就內相彈劾案協議結果。意見完全一致。野黨方面稱將以四名之差而通過。

朝野兩派 各有決心

東方社二十二日東京電云。濱口民政黨總裁關於該黨求在野各派諒解之不信任案。發表談話如下。此次野黨行將提出之彈劾案。雖看似內相之彈劾案。實為總括的不信任案。於對華外交政策等自具有其意義。但前議會提出之不信任案之內容中。財界問題之情勢。亦與今日相異。故不能將前案之內容即作本議會不信任案之內容也。要之問題之主張。務須勝人。若我黨始終惟理想論是事。而不能贏得國民多數希望之結果。則是我黨無以對國民。故此時將持有實效之方策。云云。政府方面則為決定對議會策最後之態度起見。於二十二日午後二時起。開緊急臨時閣議。協議結果達到下列之結論。一、總括的不信任案可望否決。二、鈴木內相不信任案。據與黨之報告。有到底不能否決之狀態。故斷行解散議會。以訴之於國民。其時期則一任首相決定。三、解散理由雖視不信任案而決定之。大體共產事件及出兵山東問題之善後。須現內閣辦理。因此有斷行解散議會而謀安定政局之必要。四、解散之意志雖已決定。然仍盡全力突破難關。閣議散後繼續在首相官邸開政府與黨聯合協議會。田中首相陳述本會議無論發生如何波瀾。發生如何事件。政府已有斷然解散之決心。是日與會之黨員大為感動。而誓生死與共。又在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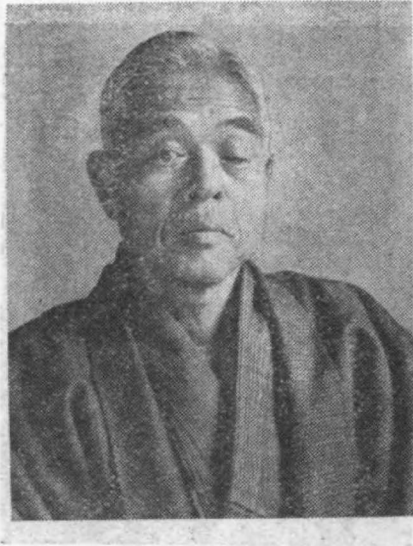
各派議員(無產黨除外)於二十四日午後六時起在東京會館舉行大懇親會。議定萬一政府斷行再解散。則野黨張共同戰線。以應付政友會。

野黨大結 合之醞釀

東方社二十四日東京電云。民政。明政。革新。無所屬所組之野黨聯合協議會。二十三日在院內交涉室。由鶴見祐輔提議。謂無故再解散。不勝遺憾。應向全

國民開野黨聯合懇親會。舉追討政友會之旗。以奮圖結局。決定如下。一、舉行合同協議會。一、再解散為一種之「苦迭撻」。於國民之前而臨選舉戰。此外復約定現議員再選之決議。地盤協定。派聯合遊說隊於全

(二) 敵之閣內中田



安部 社會 民衆 黨領 袖

國。揭追討政友會之旗幟。又不信任案問題。於彈劾內相之一點。已無異論。關於形式尚未一致。又民政黨於二十三日在本部開幹事會。因鑒於政局之現狀。決定聲明如下。「政府雖頻揚言再解散。若果為之。是與國民總意之終局的判決抗爭者。如此手段若無望成功。則政府為得勝利。或將重演解散議會而中止。是無異否認議會。中止憲法之暴舉。吾人大訴諸國論。一掃當局者虛偽之宣傳。而使現閣引責處決。」又明政會協

新黨及民政黨開始交涉。關於政治的決議案如下。「普選為立憲政治之根本。然現內相當最初之普選。而犯幾多之違法。以干涉普選。實屬罪跡昭著。故本院彈劾之。以促其處決。」附帶事項係關於防止將來之干涉。列有事務官任期保障。杜絕依警察權之干涉。黨費公開等。關於經濟的決議案。則為節約總歲出之一成。悉充減債資金。依財產稅承繼稅並超過所得累進課稅。求三億內外之財源。實行減廢稅。以刷新租稅統系。

東方社二十五日東京電云。以不信任案為中心之朝野兩黨之分野。觀於二十四日全院委員長之選舉。並各常任委員長互選之結果。可謂大體已經明確。是日政府與黨並野黨皆舉全力。以期自黨候補人之當選。而集一般之視聽。且足以卜前途之形勢。全院委員長以二票之差。歸野黨勝利。有最重要任務之預算委員長。被政友會之川原茂輔以三十二票對三十一票當選。又二十五日路透社東京電。田中首相在國會演說。提及最近共產黨陰謀。謂政府對此次被捕人決以嚴厲手段待遇。其他社會醜類助成左派之激烈舉動。亦必加以驅除。財政大臣宣佈提議改變稅則。以減輕中下級人之擔負。並云去年貸與攔淺銀行數目共為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財政大臣切語議會。此種大借款決不令其有妨害全國經濟之影響。首相要求議會通過大典預算。並提及出兵山東之原因。謂一俟該地危險過去。即將軍隊撤回。財政大臣報告預算數目為一、七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內中包括追加預算大典費用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

國聯禁煙會議

國際聯盟禁煙委員會於二十日開會。討論各國查獲鴉片麻醉藥品問題。據日內瓦二十日路透電云。印度代表坎博爾在委員會聲稱。所有在印度搜獲之葛羅英。係來自遠東。日本代表佐藤表示其觀察。謂多量之葛羅英嗎啡及海龍英。係由紐約運入中國。其在印度搜獲之藥品。或係中國運去。亦未可知。但非由日本運去也。次荷蘭代表荷特姆聲叙該國政府阻止麻醉藥品不法輸運所採之步驟。及荷蘭販賣所有私自輸運政府已將此執照撤消一節。深得會衆之稱許。又次中國代表趙君以阿佛汗私運違禁藥品入華。要求委員會之注意。並詢問此項是否能令其停止。法代表包吉爾。請將搜獲之葛羅英作一報告。並稱此項搜獲品。其數當以噸計云。又雷委員會已將審查違禁品。非法運輸所得之報告。結束。坎博爾請對於私運之印度鴉片六噸。由安南轉運出口往澳門之事。須加以注意。法國如何被朦混。而不能查覺。彼頗聞其詳。包吉艾司答覆後。各代表對其所言顯示不甚明瞭。後又詳細解釋安南政府對於生熟鴉片之限制。並聲稱安南總督已禁止該項物品向澳門輸送。英代表德里文格氏考察之所得。謂有鴉片由廣州私運往澳門及香港之事。應視為重要。後又提及在中國之非法輸運。謂在江輪所設之英軍保護已撤消。倘有查出私運事。英人不負其責。至上述荷蘭代表所發之宣言。已發生可注意之結果。供給荷蘭藥品之俾利工廠代表。刻已電致其本行。令其停止供給云。

二十一日繼續開會。席間討論幾完全側重於中國方面。據日內瓦二十一日路透電云。是日國際聯盟禁煙委員會席上宣讀一關於在香港抄獲海龍英一千七百五十兩及嗎啡二百八十八兩之報告。該項違禁品係由荷蘭某商行運往上海。而由荷蘭當局報告。致被截獲者。關於中國

情形有極可注意之陳叙。據云歐洲及日本向中國輸送麻醉品。以害毒及使中國人衰弱。中國代表趙君作長時間之陳叙。謂中國政府仍行禁止種植鴉片烟。卜蘭尼埃宣稱。波斯在正式發表之數目外。尚有十六萬三千磅羅輪運出口。要求波斯政府解釋。日代表佐藤云。彼對於日本管理私運未能有效。頗抱遺憾。想不日當有新法律制定。並指出種種管理困難之點。次英代表德里文格喚起會衆注意。謂一年中由波斯運往海參歲之鴉片烟有百五十噸。印度代表坎博爾指陳。倘在土爾其波斯不能限制。則會務進行不免有阻碍。利倭又以中國情形作有注意之宣言。謂上海區域一年之鴉片烟稅有二百萬磅之多。現時實無改善之方。至於中國之嗎啡較廿年前更壞。而遺害於地方者。不可勝計。中國人民了解鴉片輸入中國。英人應負其咎。利氏並云日本方面確已盡其力所能至。阻止私運。但實行上亦有種種困難。中國代表趙君切實表示。謂中國政策亦為禁止毒禍蔓延之一。並承認禁止法進行甚慢。但中國亦有困難。因有租界及領事裁判權關係。故勢力不能普及。趙君又宣佈輸入中國之嗎啡海龍英及葛羅英之巨大量數。並云中國當局亦搜獲一千四百磅羅輪鴉片烟。及多量之麻醉藥品。又日內瓦二十三日路透電云。英代表德里文格在本日禁止鴉片委員會席上宣稱。自卜屆委員會開會以來。生鴉片之違法輸運情形。並未變更。由波斯出口者。無待辯論。私運鴉片入華之事。依然不絕。非至中國秩序恢復。實不見有何補救之方。格氏對於意大利代表加佛維尼所主張限制製造。乃唯一之解決一層。認為與英國政府之意見一致。表示同意。對於荷蘭當局禁煙之行動。亦頗加稱贊。並云美洲及加拿大依然有大批毒物輸送於地中海東部及希臘。該兩地之輸入。實較法律所需者為大。至遠東方面。更每況愈下矣。旋建

議對於取締鴉片事須與南美各國切實合作。並須速將搜獲之毒品交與政府。委員會對於馬樂康爵士所作之報告。業予認可。最後日本代表佐藤建議。對於取締鴉片事。須與阿富汗合作云。又日內瓦二十五日路透電。禁烟委員會刻將法國代表包吉爾所提議主張中央管理部與國際聯盟聯為一氣。並規定由國際聯盟秘書長保證該部行政事宜一切工作之決議案通過。當該案表決時。德法意葡萄牙猶哥斯拉夫及中國各代表投贊成票。英日荷蘭印度各代表則投反對票。同時波利維亞暹羅代表拒絕投票。該案主旨在規定建設中央禁止鴉片部。以便保證於議定書得獲圓滿之效力。且完全尊重該部不偏不倚及獨立自主之性質云。

法國與非戰條約

自美國將美法不戰條約通牒各國要求加入後。法國亦有覺書。電達英日德意四國。據巴黎十九日路透社電云。法政府行將立即電達倫敦柏林羅馬東京之覺書。包括以戰爭為非法之條約草案。該覺書係依照三月三十一日致美國覺書之程式。並載明該條約之發生效力。不僅賴乎六大強國之批准。且須賴乎其他一般國家如波蘭及捷克斯拉夫等國。又柏林二十二日路透社電云。德國政界對法國非戰條約不願承受。報界一般意見。謂法國對美國務卿開洛克建議之保留條件。含有詭計。以圖低弱美國原意之正點。官方似將宣佈贊成美國條約上大致。

馬德立德二十五日合衆社電。合衆社記者本日晉謁西班牙首相利非羅氏。利相稱西班牙定以全力與各國合作。一致贊同美國所提出之國

際禁戰條約並發表以下意見。「余一日不以西班牙政府名義簽定禁戰條約。則一日認為余之事工尚未完全。余向來主張各國應一致公決認定戰爭為非法。並應一致承認國際法庭關於國際糾紛之判決。而國際法庭應以各國軍備全廢為目標」云云。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起
至十七年四月廿六日止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五

△上海總商會及各省商聯會通電反對日本出兵、

△北京外交部抗議日本出兵、

△駐津日軍五百名由津浦路局備車運往濟南、

△青島日艦陸戰隊五百餘名登岸、

△寧府下令提倡國貨、

△中葡商約滿期、寧方知照葡使、須另行修訂、

△廈門案因日本撤銷警部解決、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北京外交部提出對日出兵第二次抗議

、寧外部亦提抗議、於本日晚九時送達

駐日領事署、

△無產黨議員開會議決反對對華出

兵、

蔣介石在鄒縣、謁孟子墓、下令禁墳地內

駐兵、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滬各團體會商對日問題、專以田中內

閣為攻擊目標、

△蔣介石陳調元劉峙抵徐州、

△張宗昌離泰安北上、

△直軍佔南樂、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張宗昌自界首抵濟南、

△熊本步兵一千五百名由門司向青島出發、

發、

△寧府委蔡公時為戰地外交主任、

△晉閻在娘子關督師、

△關外軍隊陸續入關、吳俊陞將擔任後

方防務、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寧中央黨部為日本出兵、開臨時會議、

通過告世界民衆書、請世界主持正義者援助、並以對日方針訓令黨員、

△孫傳芳回濟南、潘復孫世偉由津赴濟、

晚間魯督署有會議、

△中法寧案解決公文繕就、由何傑才持

往南京、簽字換文、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彰德戰事甚烈、馮軍逐村堅守、

△奉張派人携現款二十萬、槍一千枝、赴

濟南慰問孫傳芳、

△寧政治會議任茹欲立為審計院長、

△北京日本使館發表兩次答覆外交部抗議節略、

△寧府發表告日本民衆書、

△德州連日增防、

△直隸奢侈捐全部實行、商界有消極抵

抗、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孫傳芳自濟南赴界首、潘復孫世偉由

濟南北上、

△吳俊陞抵奉天、黑軍二師奉命向德州

出動、

△熊本日軍六百六十名抵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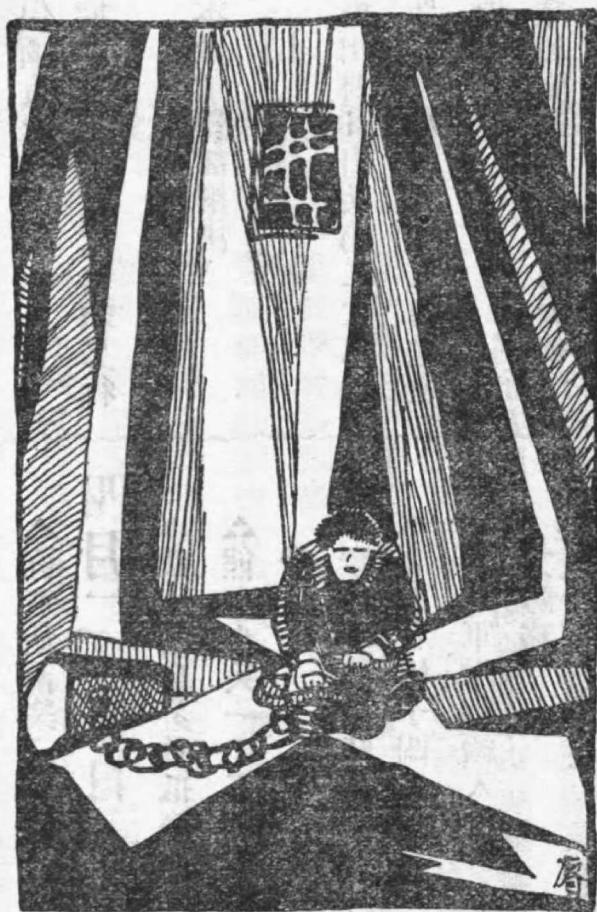
△寧外部對日本出兵之第二次抗議、本

日下午送達駐日領事署、

△程潛白崇禧電李宗仁、催速成立政治

分會、

監禁



宗惟廣作

西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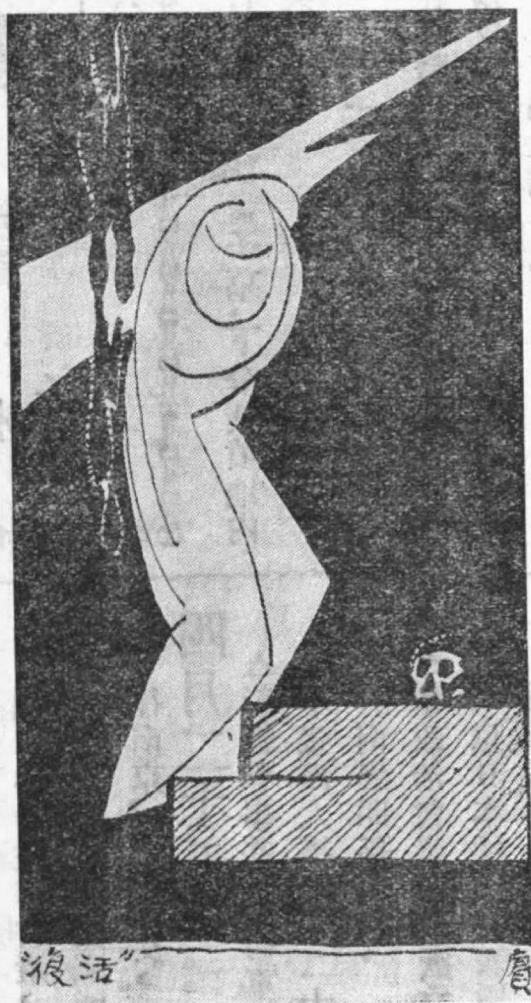
(冰)

A：「你的夫人真好。像一顆珍珠」

B：「豈止像一夥珍珠。簡直是一條頸練。老是繞個不清。」

※ ※ ※

A：「內人戴手套很容易破所以我從前每年總得給伊買幾副手套。花的冤枉錢着實不少。現在却好



了。」

B：「現在許是你天天給你夫人修指甲。所以不費手套吧。」

A：「不。因為伊手指戴了一只鑽石戒指了。」

※ ※ ※

A：「這幾天會長對我們很客氣。見了面總寒暄幾句。」

B：「是呀。改選會長的日期快到了呀。」

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

(記者)

國聞週報

第五卷 第十六期 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

評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

(鏡)

天津大公報於本年一月刊行文學副刊。內有書評。及中西新書介紹。其體例略仿歐美各大日報之文學版及星期文學副刊。極爲讀書界所歡迎。本報茲特擇尤轉載。以資閱者參考。原文間有附誌批評人名號者。轉載時亦仍之。再者該報極望國內外各書局各出版社各報館各個人。以新出之書籍報章。多多寄贈該報。以供介紹批評。此事既甚便利全國之讀者。而於該書之銷售流行。亦大有裨益。至若在該報文學副刊登載廣告。尤易接近一般好讀書願購書之人士。並希出版界及著作界注意。 記者附識

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布面一冊定價四元四角。紙面二冊定價二元四角。編纂者爲鄭振鐸。鄭君主撰小說月報。以該報介紹中國文學方面較少。故特刊此號外。其用意亦有足稱者。今粗讀一過。關於考證之作。尙可廢人意者。爲伍叔儻之「謝朓年譜」。許地山之「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陳垣之「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三文。陳君之文。乃自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摘出。許君雖主梵劇與漢劇有關。然尙少強有力之證明。中唐樂曲原於西域者固多。其曲調雖與詞之小令慢詞有淵源可言。然樂府雜錄教坊記中各宮調。求之唐人著述中。十不得一二。即有之。其音節之如何分配。今人絕不能道其詳。更未可與梵劇台言之也。

書中各文。有極草率平庸之作。如「金代之文園」一文。述王寂之作品。而不及遼東行都志。考遺山之行事。而不及李光廷之廣元氏年譜。又如朱湘君之「吟風閣」。至不詳吟風閣撰人楊潮觀之爵里事略。楊氏爲無錫人。嘉道間川中名宦。其所著吟風閣傳奇。雖以峻潔勝。然類此之作。尙有舒位之「絳筆館修簫譜」。陳棟之「北溟草堂集」等。惟不似楊氏之限於一折耳。又朱君舉周清真詞大酺一闕。盡網吹黏簾竹。盛道其寫實至勝。然片玉集中類此而尤爲空靈者。如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等情。景兼勝之句。尙夥。周氏嘗官江蘇溧水。其地卑而有

山。故有此等語。朱氏於詩詞曲三者所造至淺。又喜妄逞胸臆。遂多歧說。實未足深責也。書中又有「宋初詞人」一文。舉珠玉而遺小山。論樂章而略東坡。且所舉者均非宋初人。而爲北宋中葉人。篇中所論又多糾纏。不知編者何以收之也。又吳興安君元劇略說一文。乃爲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時所記。文中每道其所自得而多不言其所自出。此與吳氏他作顧曲塵談同病。又吳文祺君論王靜安先生爲文學革命先驅者一文。取材惟及宋元戲曲史及靜庵文集。而人關詞話及教育世界雜誌中各文均未引及。故其說亦頗不周密。又胡夢華君評李笠翁爲文學批評家。說多偏激過當。蓋古今論詩文詞之有創見較笠翁爲多者。不知凡幾。胡氏胡獨推笠翁與亞里士多德並尊耶。

此書編者。以提倡新文藝知名。其所作「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雖洋洋灑灑。不能自休。然所舉研究例目。大都浮誕而不著邊際。如云關於曹植。須要一部曹植的生平與著作。一部曹植的詩。一部曹植及其時代。一部曹植的藝術及其影響等等。案子建雖於建安詩人中號稱傑出。然行事僅見正史紀傳。著述僅詩文集十卷。嚴可均增輯亦有限。其當時交接諸人。若王仲宣吳季重等之行事。可考者更少。乃欲鋪張作如許篇什。吾不知於後之作者若太白少陵東坡放翁諸人。將何以稱道之。質之鄭君。以爲何如。

此書可議之處。略舉如右。今復述吾人研究文學之能度及方針。以終此篇。

(一) 凡批評文學。須將所擬批評之作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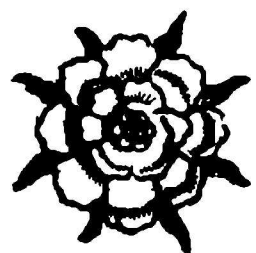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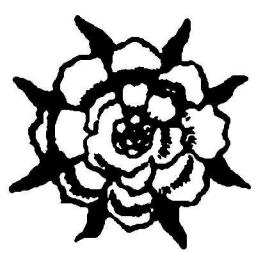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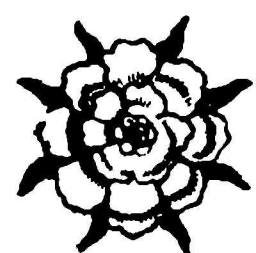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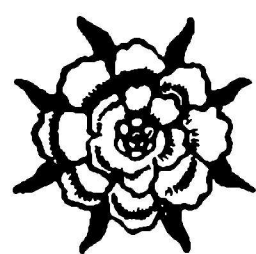
考其行事與其背景。且須博覽同時及其先後各家作品。以觀其會通。而求其闡化之歸。決非僅據一鱗半爪。便可率爾評斷也。

(二) 凡考訂文學家行事。須以科學的史學家態度行之。如王文誥之于蘇東坡。張彥劬(爾田)之于李商隱。是學未醇而無新得者。似不必爲之。

(三) 凡欲成文學作家。須有相當之涵養及訓練。通才幼學。庶幾可成。若但逞一時之聰明。爲快意之言論。則其永久之成就如何。未可卜也。

舍此而外。而欲以文學批評家或作家自命。豈特禍梨災棗而已。抑自顯其蕪陋耳。願與並世君子共勉之。

※ ※ ※ ※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示姪

孤桐

憶余十八時喪母。出敝廬。勉作童子師。舍館二載。餘一載。三節分。每節銅十株。全家鹽米資。取給不須。月錢四百個。號余櫛髮。需日裂其半焉。爲家備糧。儲汝父年十四。新鬢試爲徒。駢跽。迓大令。脫籍在中途。廢學。余大恐。相將返舊閭。舉家憂皇皇。辭俸食家蔬。茹苦吾不悔。勤勤課弟書。未曉挑鋸。讀夜深。猶喁喁。教學起有功。一日千丈趨。是爲歲辛丑。涉冬。吾以療晨漱。嘗得血。乃姊哭。向余謂此更半歲。吾其隨脂枯。勸吾遠行役。善保無貲軀。貺我三十千。擇日俾戒塗。吾心重感激。杖策下三吳。弱弟無與立。仍挈與之俱。透遲出鄂城。沅寒絕。行艱。瑟仲宣樓。四顧一長吁。蕭然下孤館。一笠招如緒。日暮。名。甘齋。食苦如荼。處窮志益淬。誦聲仍鏗如天涯。館人日追租。欲赴四門學。往往生齟齬。日暮寒。

風起。相抱呼。嗚嗚。吾憤漫。投止。傭書紫江。朱月負五竿。返急難。迄未紓。明年春三月。親友紛東徂。江邊繫斑駁。妹輦曰。契蘇遽與吾妹見。涕淚同沾濡。爲捐買舟資。兄弟得南圖。從茲習戎馬。尋奔扶桑都。吾又泛海行。花萼東西殊。此後六年間。勵志各前驅。燁燁兩瑤島。迢迢雙鯉魚。歸國並聞政。蓄志亦未舒。汝生漸解事。何止一二喻。浮世等紅蕖。流光悲白駒。偶憶微時艱。夢寐泣東隅。平生受恩重。妹暉姊申。馭所餘身。與手幸不爲懦夫。汝年近二十。從未習艱虞。居不匱衣食。疾輒相持扶。位業累千門。所慮唯志無。一身百不憂。所需唯勤劬。吾年二十四。始學爲佞。廬汝與時地。會質學邁。曩儒境好。汝何酬。平日膺試。拊汝近何所爲。寧足宗戚愚。汝父骨未寒。汝母絕歡娛。日望汝成人。而汝日狂。且汝近投荒。歸慘怛。從天呼。大病幸得全。此心寧不虛。汝質初匪惡。發憤。

可。軼。吾。坐。令。美。錦。壤。將。是。誰。之。辜。良。時。不。再。來。流。俗。安。
可。居。持。金。誤。堪。恕。盜。璧。眞。足。誅。戒。汝。婢。無。方。如。馬。蓋。已。
瘖。君。親。終。日。盡。何。况。叔。姪。乎。生。業。吾。夙。拙。罷。官。尤。不。敷。
獨。至。教。誨。事。節。食。志。未。渝。子。姪。賢。固。佳。不。賢。亦。云。胡。吾。
盡。吾。義。耳。責。善。毋。乃。迂。吾。今。不。汝。譴。唯。表。意。區。區。非。云。
述。己。德。聊。使。察。菑。畲。昌。黎。祭。郎。痛。少。游。誠。姪。初。人。生。百。
可。棄。倫。理。安。能。評。

逸塘纓衡兩詩人遠道枉詩次均述近狀報之

石遺

一。生。早。起。必。凌。晨。况。有。林。花。伴。老。身。近。局。相。招。偶。輿。輜。
索。居。得。句。每。懷。人。屢。傾。陳。酒。難。藏。富。薄。領。刊。賞。不。濟。貧。
多。謝。佳。章。來。問。訊。奈。天。靳。踏。軟。紅。塵。極思北游以畏遇
暨兒陳迹而止
桃。花。謝。盡。返。劉。晨。同。是。立。都。却。後。身。公。等。尙。溫。前。度。夢。
我。來。能。幾。昔。遊。人。也。知。荷。鋤。埋。隨。便。豈。爲。辦。裝。錢。太。貧。
李。涉。戴。淵。君。不。見。元。規。違。問。欠。清。塵。

寒食日醜詩社同人釀就匹國觴予有作并寄逸

塘纓衡

石遺

屏。居。蕭。索。買。花。晨。載。酒。門。生。慰。老。身。檢。點。食。單。誰。作。主。

琢。磨。詩。句。總。勞。人。損。貲。刊。集。何。其。富。諸。價。售。書。笑。太。貧。
遙。想。携。家。過。寒。食。未。須。客。裡。悵。兵。塵。

夢中得斷句醒後足成之

梅泉

秋。草。漸。成。無。意。綠。夕。陽。依。舊。可。憐。紅。夢中替。人。垂。淚。緣。
何。事。做。盡。淒。涼。短。夢。中。

題無邊華盃

拔可

東。隣。女。頰。難。論。價。北。省。風。簷。可。辨。聲。數。樹。棠。梨。半。窗。竹。
優。游。俯。仰。是。生。平。

戊辰新春雜詩錄一

逸塘

聲。聲。弔。伐。皆。湯。武。處。處。誅。求。到。細。民。數。口。一。登。今。乞。食。
半。年。前。是。有。家。人。

方塘閒步賦呈丁大丁二丁三

仲可

海。水。羣。飛。日。閒。爲。池。上。游。滔滔。天。下。是。於。此。見。清。流。
流。水。如。明。秋。痕。見。鬢。絲。未。須。慙。遲。暮。珍。重。在。山。時。

菩薩蠻

北京中 瑞安 林升 景伊
大學生

薰。爐。金。鴨。香。如。許。朱。簾。十。二。人。何。處。惆。悵。怨。殘。春。無。端。
月。色。新。夜。闌。眠。未。可。玉。笛。聲。相。和。天。際。望。歸。舟。心。隨。
流。水。流。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京師白紙坊崇效寺。本唐之棗花寺。蓋劉濟捨宅所建。元至正始改名崇效。明清因之。朱竹垞王漁洋手種丁香。聞在西來閣下。今久非故物。惟春時牡丹盛開。游賞如織。龔定盦詩所謂詞流白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者也。寺內楸花二株。幹可十圍。濃陰滿院。信爲巨觀。吾鄉太湖徐芷帆侍御與其弟養吾主政及番禺沈太侔宗崎游。常徘徊楸陰下。養吾逝世。芷帆爲繪楸陰感舊圖。海內名流多有題識。未久芷帆圖卷不知流落何所。清季太侔乃倩陳松山給諫長女陳佩彤補繪徵詩。計題詩達四十餘人。洵爲畫花中一段掌故。當與青松紅杏圖及訓雞圖卷子並傳矣。陳簡持中丞與太侔舊有題楸陰感舊圖一律云。宣南掌故費追尋。梵寺重來。不禁轉眼滄桑。淪浩劫。盛時花木損。秋心茫茫人。風。騷歇。哀哀名流歲月。侵檢點舊題成。隔世東陽消。

瘦怨同深。易實甫云。爲看芍藥屢停車。幾度楸陰聽煮茶。尋夢更尋夢。地送春先送。送春花間思棋局都成劫。小坐琴牀便當家。感舊却憐君似我。鬢絲禪榻共生涯。簡持實甫均余故人。鄰笛之哀。無間歲月。太侔曩客雞林。亦余舊識。風流文采。饒有典型。官祠部日。於宣南。剏黃沽吟社。並刊行國學萃編。表彰叢佚。沾溉藝林。晚年自署紫霜閣主。身世倜儻。人以沈顰呼之。丙寅秋病歿都下。遺稿飄零。殊可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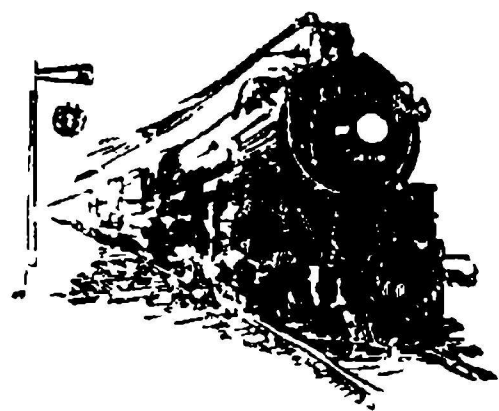
桂伯華名赤。原名念祖。精研內典。兼持五戒。意即古所謂在家僧也。余知君名甚久。東游時曾識面。詩則曩於報端見之。友人梅君擷雲近以淨聲詩選見示。皆君學佛以後之作。君少專力攻詩。手鈔杜蘇及其鄉人蔣心餘集數過。每日吟諷。各大家詩。寒暑不少輟。嗣從南海康更生游。戊戌黨禍作。君匿跡山野學俠。似有所遇。然

未竟其業。變而學佛。依楊仁山居士以居者累稔。刊行大乘起信論科。沈子培深器之。爲贖資助其東渡習真言宗。顧口吃不能操日本語。但研索經論。有時日聚朋儔講習。似未及入壇受持密法也。民國五六間病腫。歿於東京。夏劍丞有題其遺墨後一律云。一見楊居士。將持北道西。眼中怖前境。夢裏落恆蹊。著字須爲偈。逢歧要不迷。平生果無漏。法喜與同棲。君終身未娶。晚歲忽思置室。然亦無成議。法喜句蓋謂此也。亦見多生習氣捐除之難矣。

伯華詩時有清言見骨處。和人作云。客裏風光劫外天。飲愁茹恨自年年。未成境奪還人奪。強說禪邊勝俠邊。何處須彌藏芥子。早知滄海有桑田。杜陵老子猶癡絕。苦向空山拜杜鵑。自註。偶於友人扇頭見一詩。詞旨悱惻。讀之愀然。未署作者姓字。意其人必有黍離麥秀之感。閱而和之。實則作者即海藏。當時伯華顧不識也。海藏詩題爲閱報云。檻外江濤風動天。梅酣閣暖又經年。長愁可復知閒味。不飲那堪近酒邊。閱報終朝成抵几。收身上策祇求田。善夫老去空摹杜。雪涕何從拜杜鵑。

自註。上稱疾罷元旦朝賀。並停筵宴。時爲己亥歲暮。海藏方在鄂中。其翌年遂有庚子之變。伯華所謂黍離麥秀云者。殆豫爲之識耶。

贛詩人歐陽仲濤云。伯華爲詩不多。而誦習甚博。評閱甚精。於時賢最服膺范伯子。中年殫精佛籍。所爲詩生硬多梵語。然此在昔賢本有成例。以詩境論。未可以在花客慧少之也。錄其舊作過吉安云。樹光如沐水如油。絕好山川是吉州。三宿未償魚鳥約。再來思作賈胡留。不憂塵海無青眼。只恐饑寒累白頭。何日山資許粗足。全家來續醉翁游。登關口台町最高處云。登臨爽氣新。愁客暫怡神。草木都遺世。川雲解媚人。趣幽雙蝶見。涼早一蟬聞。那識家園路。炎天莽寇氛。在君集中。固爲最妥帖者。感懷三首錄一云。老淚無多莫浪傾。傾多消息未分明。由來轉綠回黃候。早竭河枯石爛情。大鳥集時天色改。蟄龍潛處海波平。憑渠起滅空花幻。一刹那間萬劫更。頗似譚復生莽蒼蒼齋集中之作。至次均酬楊駒谷云。詩心淡後無奇句。世事談多有淚痕。一律平等閣詩話已及之。不具錄矣。



塞上瑣記 (續)

彭修道

(十七) 極度的恐怖

八月二十日前後吧，國民軍退出張垣，陸續集中於綏遠；同時二，三，五各軍也同向後方移動。新舊二城，大小處所俱見到灰色的同胞，雜來沓往，紛紛慌慌；大有草木皆兵之概。

我們每人的心之全部被恐怖憂慮完全佔領；目下的紛亂，象徵着來日的大難！只有聽命運之神的擺弄，擲！並且謠言迭起，這個說奉軍已經到了卓資山，那個說恐怕還是晉軍做先鋒。「謠言」又代替了「戰報」，否則真是一無所聞，大街上滿貼了安民的佈告，然而我們却更不安！竟也有「凡關內人之客居綏遠者盡是國民軍的私黨！概殺無論！」的兀突消息！大約有兩禮拜吧，都是釜中之魚似的，急待趕速長支翅飛回北京！然而事實又與這相反！

神經質的G，憂慮不堪，見天等思脫走的妙法；一天他竟妙想矢開的獻策道：「還是裝扮叫花子回去吧！省的受這驚恐！」這自然是感情衝動的憤語，然而未始沒有幾分可能哩！

八月二十二、三兩天，綏遠都統赴包，首途赴甘；馬上都統署本地流氓搶劫了！以後就愈發而不可收拾！忽响忽停的槍聲

，更粉飾著大亂的降臨。兵士們隨便可以拿着槍鑽入民宅去要東要西——據說這是二，三軍幹的——換便衣逃命；這個見那個如此，也照着仿效起來，設有半個不字提槍向空即是一排。二十二上午九，十句鐘之間，綏遠城無異是前敵；劈劈拍拍胡亂放槍。過去兩三點鐘之後，任何動靜也沒有了，寂靜得像死人世界。我們才敢出城看，可是走一處見到一堆死屍，血跡模糊，大半是軍衣之內套着便衣——準備裝老百姓逃的；然而未死於前敵却死於後方了！

因兵搶百姓便衣的結果，就影響於我們這穿便衣的百姓了！稍為形跡可疑一點，大刀隊跳過來，不給一槍，就砍一刀！因而做了冤死鬼者不知已有多少！我們跑到車站，轉到舊城，又回來的一路上，就碰無數的「站住！幹啥的？」的威嚇！我們雖然裝出十分鎮靜，從容；然而心裏也未嘗不忐忑！

在這樣的時間與空間之內，我以為我這條小小的生命比中央公園裏的一棵草還渺小，下賤，不值一錢！看到了大道兩旁累累的屍體，淒然起一種一小時前他同我一樣，或者一小時後我同他一樣的思想；縱然不因嫌疑而被砍，——這流彈也就够可怕了！偶

爾聽見「拍！」的一聲，就不禁打個寒噤！幸而好，這類的事情，並未遇見。

(十八)重過居庸關

國民軍退到包頭之後，晉軍開抵綏遠，大亂之後的綏遠，又籠罩上和平空氣。

離京數月飽嘗驚恐的我們，誰也不願再久爲勾留了。而且數月不見的北京也不知可換變了樣兒否？「更是日日的催促，「回京吧！回京吧！」的嚷；然而車雖可直通北京，反有兩重困難：一、車頭稀少，車輛缺乏；二、張家口之檢查盤問，極爲嚴苛，不清不白就捉將官裏去！——這當然是流言，不能輕信；然而這甫受懲創的心靈，總是不免的疑神疑鬼！

遲早總得一走，萬事都付託於命運之神吧，終於登車了。經過大同，車停多時，本有進城憑弔那戰後殘跡的夙意，但因車開的時間不定，老是鼓不起勇氣。靜靜的坐在車裏等待。

一路上由車窗外望，風物依然，間或見些撞毀的車輛仰翻於鐵道之旁——單是這就已經够動魄了！我坐在車裏很迫切的要想在車外的田野中尋點和人談助的好材料，然而除去半陷半平的壕塹，零鐵碎片的毀車之外；幾乎無什麼可說，無什麼可談！大家惴惴的心房，於無話可說之中偏要找出話來，「呀！你看這細弱的楊柳，都是梢冲東南！」那是常颺西北風的原故！「呀！天鎮快到啦吧？」過去天鎮就是陽高哩！」

我默默的坐着，眼光向着大空，我幾乎失了知覺；我的可憐的同胞！可憐的老百姓們！自己是魚，任人捕！自己是肉，任人割！

！然則，然則又該如何呢？我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苦同胞們呀！

傍晚，車至張家口，與我們來時一樣，並不見得有什麼差別；或者就是因爲傍晚的原故吧？歇息一個鐘頭，又開車了。

這晚的月光，特殊的皎潔；由叢林下透出的白線，纏住了車中的我們。火車也特別的快，小站也不停留；好像火車已經體會出我們歸心似箭的意思了吧？都含着微笑的期待，期待次日的抵京！久別重逢的北京呀！我們見面有日了！」

次日晨，車站康莊；換上車頭，飛奔居庸關而來。來時的新春，草木蔚然可觀；回時已中秋，萬物俱顯蕭瑟之態！人們也都怔忡不安。車過青龍橋，那特大的一個車頭，碰得四零五散在山澗裏躺着，不復有昔日的勇氣了！

在南口買了一蒲包柿子，一蒲包梨，歌唱談樂，幾乎忘形；車過清華園，衆人俱都跳出來；趕到西直門，簡直不知怎麼好了！

(十九)中秋節之前一日

車到北京那天，正是陰曆八月十四。街上盡是擺些中秋節用的果品之類；粉飾的這多日不見的北京更加出色了。我的簡單的行李，請朋友們代爲攜帶；我一個人也不坐什麼車。走進西直門，舉目四望，甚而一根電線桿子我都檢查一下牠是否與以前異樣。我的極易浸入的思想，還是在想：「這任何的事物，都離他們各自的滅亡日期，一天相近一天了！」

第一句聽到京腔是車夫的聲音，「要車吧？先生！」清脆的語音

，十分嘹亮；不由的我重述一下在綏時常取笑的幾句話：「你是那兒的人呀？」俺是『崩地仍』！」我不禁揪着馬路失笑了。

五個月的光陰，不料就會有如是的大變動！朋友們的寓址，一個也找不着！我想不是搬了家，定是業已離京了；因為他們也是一般的終日漂泊，無有久居之所。當我訪了三位都已訪不到時，我忖度着也不知將他們沖到那里去了？幾個月不通音信——投郵之信，究不詳佚失何所？——我既不曉得他們被沖到那里，他們也該惦念我不定是死是活哩！訪友不遇，畢竟還是住旅館。

大家所盼能在北京過中秋的願望，萬幸達到了！——然而我們倒住在旅館裏！第二天這些共患難的朋友，在旅館裏過了個極淒涼的中秋節！第三天便有許多離京了！有的回他們的故鄉，有的奔他們所不得不去的處所。惟有我孤苦伶仃的仍在京城株守着；再過那渺渺茫茫的生活！

（二十）風波中的紀念

多時不看新聞紙，自己也以為是個時代落伍者了！中外的重大事竟於不知不覺之中演過去！快忙買份報，原來武漢三鎮，都飄揚青天白日旗了；又添了許多素昧平生的新英雄！蒼海桑田，不禁感慨系之矣！

跑到松坡圖書館，把四月份以至八月份的陳報翻出來，從擲炸彈起，走馬看花般的掀一本又一本；才曉得這數月之中世界上會出了很多的世故，逝了很多素昔所景仰的人！看完之後，腦袋脹脹的，思七想八。阿！人世的變幻呀！

數日以來，一同回京的朋友們走淨了，以昔在京的朋友又訪不

着，終日裏無所事事；精神上感到空虛，現實界也感到空虛！空虛，空虛。每日是盡其量的逛，逛，逛。逛市場，逛天橋，逛前門，逛北海；然而萬物俱都依然。颼颼的秋風吹得落葉飄舞。前門的塵土，依然灰色；溝沿的臭氣，依然薰人。

一天逛到琉璃廠，各書舖裏走走。忽而想起自己還莫有文具，這勾起我的回憶——回憶收拾行李，不敢多帶東西的那天晚上，笨重的墨盒也扔了。於是走進一個銅器舖，第一照在眼裏的一方墨盒晶亮逼目；仔細一看，上刻着一幅山水圖，水中的孤舟漂泊無定；舟內坐一位先生，打着雨傘。看水紋，又彷彿在颼風。

這到與我甚切恰，問好價錢之後，託他刻上「風波中的紀念」六個字；紀念我數月之內在風波之中的遊歷，經過，事故，和傳奇！

這已是中秋節後三日的事了。

一九二八，二月五日，月晦之夜，于天津。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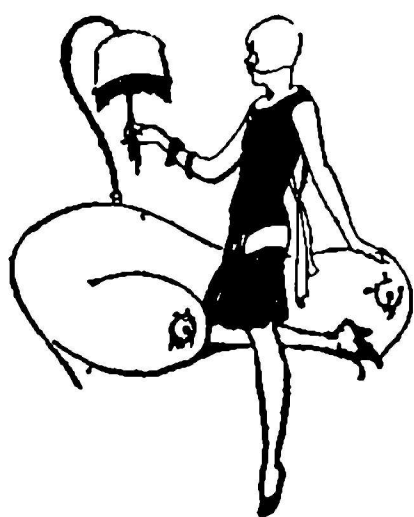
◀石 化 昌 談▶

(園 隻)

浙江產石之區。青田以外。厥惟昌化。然昌化逼近皖省。峯巒層疊。素稱山鄉。自臨安於潛直趨而上。煙雲離合。岸壁屹立。而其產石處所。曰十八都。兩峯對夾。中裂一道。山內男女老幼。自耕自食。罕與外通。亦一桃源也。

石有青白兩種。而最著者曰雞血。白質而紅筋。腴潤鮮明。深入腴理。大者方僅寸餘。小者方五六分而已。用爲印章。易於受刀。然不能常見。即或有之。十八都人視爲禁樹。必由都人允許采鑿。始敢携刀槌往。否則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甚有假稜鋤以爲武器者。昌化稱十八都爲最悍。殆以此故。

十八都以外。所產者皆青石。即白石亦不多獲。而溫軟過於青田。惟少巨材耳。近年出產。較前漸減。且爲風氣所限。無從運輸境外。縣中士紳。或收藏以備餽遺。士紳約有四姓。稱一點二點三點四點一點方。二點馬。一點洪。四點熊。由來久矣。近聞省當局。將通昌化以達昱關。使浙皖關一蹊徑。交通既便。山靈當不愛寶歟。



一封掛號信

原著法國康德林
(Georges Courteline)

若愚譯

(獨幕劇)

登場人物

密斯特賴波里

郵務生

賴波里(趨近郵政局與問事處的窗孔前面)

——先生，勞駕，我有一封掛號

信，中有一百佛郎。是一個朋友

寄還我的。但信的封面上所書的

地址，是寫着內務部——我辦事

的地方。當郵差送這封信去的時

候，我還沒有到部。想他必：

郵務生——：：已經拿回郵局了，這當然

是他的責任。

賴波里——是呀！所以我就到郵政局來問

一問。

郵務生——：：是，當那個時候，這封信

正是我收了。

啊；好極！就請你給我罷，我

就是密斯特：

郵務生——：：密斯特賴波里。

賴波里——(微露驚訝的樣子)正是。但你

怎樣知道我的姓名呢？

郵務生——你不認識我嗎？

賴波里——不，真的不！

郵務生——有一次曾在那比爾家中的聚會

裏會過面的。

賴波里——在那比爾家中？

郵務生——是呀！

賴波里——(注視郵務生)啊，是的，：

(以手按頭回想着)我不會經借過

你五個佛郎嗎？

郵務生——(微笑)好像是吧。

賴波里——一定的！我記得很清楚，在那

一天夜晚上下雨，我出門的時候

忘記帶錢；如是就借了你五個佛

郎作車費。真對不起，至今還沒

有奉還。

郵務生——啊！那不要緊。

賴波里——你知道，是不是？我們在下雨

的那一天，借了你五個佛郎；以

後就再沒有碰見過。算來已經有

一年多了。

郵務生——是呀！是呀！

賴波里——你的大名是，讓我記記看，：

：：黑牛一，我想是；黑狗一？

郵務生——黑居易

【註明】黑居易聲如黑緒一，豬牛

和狗。同為家畜一類動物。一

方面為賴波里記錯郵務生的名

字一方面無非以文字來取笑的

意思

賴波里——正是，不錯，——你還有一個

妹子。

郵務生——是的。

賴波里——很強健而且美麗的呀？

郵務生——很強健而且美麗的。

賴波里——是一個何等可愛的青年女孩！

：：我與伊跳劍過好幾次！可惜，當時對於你還沒有十分的認識，因為那時好像各人都在反映的燈光下面：：實在沒有機會，不想到現在還在這兒會着。真是幸事，令妹的貴體好嗎？

郵務生——好的很。

賴波里——當你回府的時候，尚望你能為我多多的向伊致意。

郵務生——好，我記得吧！

賴波里——我的信——有一百佛郎的——

現在可以給我嗎？

郵務生——在這裏。（取出給他瞧瞧）

賴波里——謝謝！（他伸手去接信）

郵務生——（他收回他的信）對不起。

賴波里——什麼。先生？你不願給我嗎？

郵務生——你的信。我當然極願給你的。

但你在接信的以先，須證明收信者的不錯。

賴波里——對誰證明？

郵務生——對我。

賴波里——對你？

郵務生——當然。（歇了一回）。

賴波里——（呆立着）笑話！：：我是密司特賴波里，對你一點也用不着證明的，你第一次已經認識了我，先叫了我的姓名。我們兩個人在那比爾家中，已會過了多次，是不是？

郵務生——不錯。但這是朋友的私誼，至於在公事一方面講起來，當然是「公事公辦」，又當別論了。

賴波里——這些都是官場空話；我說：

郵務生——我是郵政局裏的一個職員；這裏規則所定是這樣的。我當然不能無故的去違背牠。

（賴波里將開口講）

郵務生——喂；先生，這是我的責任，假使這封信不是給你的，而我貿然的給了你。第一層，局長勢必疑我——疑我是賊。第二層至少這一百佛郎須要我自己挖腰包——賠償的。

賴波里——說那理話來！你憑良心說，我到底是或不是密司特賴波里？

郵務生——你是密司特賴波里，的確不錯。

賴波里——好了！還有何說？

郵務生——好了！證明，證明你是這個人，我當然給信與你的。

賴波里——（兩眼望着天）啊！有了！（他拿出他的日記簿）這裏也是別人寫給我的信的封面。

郵務生——那還不够。你有沒有議會裏的選舉票？

賴波里——沒有，但是我可以將我的房租的收據和人壽保險的合同來證明，——給你瞧。

郵務生——那也使得。

賴波里——那好了，兩張都在這裏。

郵務生——（將兩張字據拿了去）謝謝。

（清靜了一會。郵務生仔細的查驗這兩張紙，從頭到尾，從前到後，賴波里也極注意的等着，末了：）

郵務生——這兩張字據到是不錯的；但在

今日的事情上，一點也不能作證明。

賴波里——爲什麼？

郵務生——因爲這上面是寫的「賴波里住大樂街四十一號」。在那封掛號信的上面，所書姓名，「賴波里」，是不錯的。不過地址所寫明的，是「內務部」。

賴波里——要是真像這樣，我若不將衣食住，一切都搬到辦公室裏去，這一百佛郎簡直是不能收到的了。

郵務生——這樣，你自己在辦公室去認清好了，若這封信一定的是寄給你的。

賴波里——什麼時候？

郵務生——明天一早八點鐘吧。

賴波里——好了！辦公室是要到十點鐘方才開門的。

郵務生——就十二點鐘吧。

賴波里——更好了！這時我們都去食飯去了。

郵務生——十點鐘何如？

賴波里——夜晚，是嗎？……妙極！部裏

五點鐘關門。

郵務生——密司特：，那我實在的對不起；因爲郵政局所要送的信還多的很，不能爲你一封信來更改大眾遞信的時間。

賴波里——怎樣呢？

郵務生——一樣。（現出無意思的樣子）

賴波里——我想天下再沒有像這樣妙的事體了；在一定的時間。日三次的使郵差跑也跑壞了，然而我和郵差半生也莫想鬧着會面的機會，不知道你是何居心，明知這一百佛郎是我的，而故意的撈在手裏中不給我；偏要來作弄我和郵差兩個人。你這個人未免太缺德了。

郵務生——我實在是無法！

賴波里——先生，這事未免太笑話了。郵政局裏的規矩，我也略畧的懂得一些。凡關於掛號信件，祇要有了地址不錯，和收信的人簽一個名就成了。

郵務生——是的。

賴波里——那更無須拿出什麼字據——真正的字據，來證明。

郵務生——是的。

賴波里——這些你都知道了；現在假使郵差拿了這封信到內務部去問一密司特賴波里，我就以五個佛郎的數目，賞給部裏的一個聽差，教他回答說：「就是我」，那你以爲何如？

郵務生——我想這也未嘗不可以。

賴波里——然則這個部裏的聽差簽的名，賴波里，你真可以收之不疑的了嗎！

郵務生——爲什麼不？

賴波里——那是假造的。

郵務生——然則你要我如何辦法呢？

賴波里——毫無辦法。總而言之，我們兩個人在此已經議好了。再見吧！令妹處還請致意。

郵務生——再見！致於那五個佛郎，可不

要忙。

賴波里——啊！我的心想到什麼地方去了？（忙從衣袋裏取出五個佛郎）全

數在這兒。

郵務生——多……多謝。

賴波里——（收回他的手）對不住！

郵務生——爲什麼？

賴波里——等一回兒……你真是密司特

黑牛一嗎？

郵務生——黑居易。

賴波里——好……你可以向我證明嗎？

郵務生——證明什麼？

賴波里——證明你的確是這個人不錯。

郵務生——我嗎？

賴波里——你有真正的字據沒有？

郵務生——先生……

賴波里——可有聲名的人寫給你的信？

郵務生——啊，那……

賴波里——你是貴族家裏的苗裔，是不是

？

郵務生——不過……

賴波里——農田大主老？

郵務生——不是！

賴波里——全不是嗎？好了！我的好朋友

，請先去註一個冊吧。（他把錢

收回放在衣袋裏）

郵務生——這你真是尋我開玩笑了。

賴波里——我沒有這個心思不過我記得有

一個格言，說：「銀錢清算的是

好友」（*les bons comptes font*

les bons amis）我欠了一個人五

個佛郎；但我不能逢着一個郵政

局裏的郵務生就還給他。——再

見，密司特黑牛一。

黑居易——（憤怒了）黑居易。

西 笑

H. K. Y

【一】一個城裏的人給一個鄉下人講汽車機器的作用。當他講完之後。他就問道。我給你講的這些你全明白了嗎？

鄉下人答道。「全明白了。不過還有一件不明白。就是汽車爲什麼能走呢？」

【二】

在歐戰前兩個月。巴黎的地方。有一個無業遊民被巡警捉了去。

這人是不會說法國話只會說德國話的。

審判官就派了一個翻譯問他道。「你在何處生的呀？」

「我是在巴黎生的。」他答。

「那麼你一定是在法國人嗎？」翻譯問。

「不。我是德國人。」他說。

「你既是在巴黎生的。你應當是法國人呀。」翻譯說。

「爲什麼呢。」他說。「假若我是生在馬房裏。我就是一匹馬麼。」



可可糖

長篇連
載小說

濤每譯

蘇挺咬着唇靜默了幾秒鐘，說道：「我重述，除開我已經講過事體之外，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妻子曾經得了任何人的東西或金錢；我想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我知道我的妻子，我相信伊。我要求你這樣寫下。」

「你記得卡慈滿再三告訴你，裴夫洛嗎同瓦爾慈應該立刻開除，你反對他的話夫？」

蘇挺啞力的回想。

「你不記得嗎？但是同志佛明以已死的卡慈滿的名字，肯定的這樣說。」

至於裴夫洛夫，我記得我懷疑他的行動，尤其是與波特爾金案的關係，我是頭一個把這種不信任告訴卡慈滿。後來不久，我同卡慈滿談過這件事體，他甚至勸提議應當開除裴夫洛夫，我想，與瓦

你說「我想」是什麼意思？」

蘇挺臉紅答道：「是的，我想，我告訴他，關於裴夫洛夫我贊成，因為那時他的旁的好詭已經在鑽石案中發現了。但是講到瓦爾慈，我覺得他的疑團沒有根據。」

「是的，沒有根據，當然，在伊送你妻子禮物之後。好，那末，關於瓦爾慈你不贊成，關於裴夫洛夫你完全贊成嗎？我們要這樣報告的。現在你不能向我解釋為什麼雖然有了這些事情，裴夫洛夫却沒有開除呢？」

他悄語道：「那是我的錯，我的過失。我不過工作過度，忘去了。後來發生卡慈滿的慘殺，我的心沒有在事情上了。」

「非常的妙。現在，同志蘇挺，你同瓦爾慈有什麼關係？我是說性的關係。」

「我以為這是沒有意識——」

「哦，你以為。好，我們也這樣寫上。但是我要一個正確的答復。」

「我們沒有親密的關係。」

「那末同伊晚間一塊兒在沙發上，你的僕人這樣報告的，還不够親密嗎？」

蘇挺羞怒得臉紅道：「如何的卑污呀！我告訴你我告訴你了，我不願意再講關於這個题目的話。」

「頂妙了。你不記得把充公的酒瓶放在公事房，自己痛飲或者賜予你的雇員嗎？例如裴夫洛夫說，在他屋子發現的酒瓶是從你公事房拿來的。關於此點你又怎樣說？」

酒是碰巧在侵略之後放在我的公事房，我沒有飲，我也沒有賜與任何人。我記得有一次，我非常之疲倦，我飲了一瓶輕淡的葡萄酒。何以酒會到裴夫洛夫手裏，我不知道。公事房是常常鎖住的，僕人藏住鑰匙。」

叔士趨像電閃般寫下每件事情。

「好，够了。」他伸身問道：「你不喜歡把記錄讀過簽名嗎？」

於是他跑到門口去叫人。

「你是一位有名的人，同志蘇挺。你起初極力想同我狡猾却没有成功。」

我？狡猾？

「是的，不要辯護你自己。但是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此案判決要由特別委員會。我的職分很輕——要嚴格的客觀。我寫下反對你與辯護你的每件事情。但是請允許我把你認為被捕，把你看守住。」

這番侮辱，留下蘇挺一番新的痛苦感覺。他笑道：「我決不跑到任何地方去，但是我希望你允許我去看看我家裏的人。」

「無論如何都不成。你可以寫信，你一定要留在此室。不必着急；最後的判決，不過幾天，頂多不過兩三天。以後——那全靠委員會如何看法。假如你記着別的事件於你有益的，你可以寫信由伊格那提夫的書記送給我。」

叔士趨出去之後，蘇挺用失意的眼睛看出一堵方窗子，遠遠河邊的晴明景色。整塊的冰在水上慢慢移動，遠點，河外，可以看見工人郊外的黃色兩層木板屋子

。剛才所有發生的事情，蘇挺一生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現在都深深的在他心中不見了，在外表上却有孩童的生氣，好像他時常逼迫着忙碌的工場忽然鎖住，他現在到可以無憂無慮的遊戲了。他感覺得輕鬆，舒服，自由。

但是這一種心情，並沒有經過很久。一個衛兵同一個巡邏的人進來。他們走到窗前，驗一驗鎖，同來時一樣的不經心出去了。然後衛兵留在門邊，用鎗柄敲地板。

兩個穿白裙子的女廚子，把兩扇門都打開，抬進一張鐵床，裏面有一個灰色墊子。他們轉來時又帶來一個草塞滿的枕頭與一床厚被窩。伊們問蘇挺要不要吃飲食。他說不要，只要紙筆。伊格那提夫的書記拿紙筆來。

「我要寫一封信給我的妻子，請你送到伊的屋子。這個能够辦嗎？」

「能够辦，同志叔士趨六點鐘要回來他讀過了也許可以立刻送去。」

「謝謝你。」

蘇挺不能忍耐了；他願意每人都離開

他，讓他煩獨自一人，中心充滿了的悶雲。他坐在響動的床上，揉他的太陽穴。

我自己一定要鎮靜，亟力明白所有事情的意義。一件事情是准定的；裴夫洛夫同瓦爾慈因為某件事體被拿住了。但是因為那一件事體呢？金子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誰受了金子呢？裴夫洛夫嗎？但是那末與我又有什麼相干呢？因為我沒有開除他嗎？是的，這固然大錯而特錯。或者也許瓦爾慈得了金子。或者伊分與麗薩嗎？麗薩也得了金子嗎？」

蘇挺心中恐怕起來。他着急的移動。他胸中氣鬱積不伸。他很清楚的知道，若是如此，若是已經如此，麗薩一定會如何預料的。難道伊不明白嗎？他亟力探求他的心，麗薩決不會如此的。因為伊畢竟還是一個共產黨。但是伊也是伊丈夫的妻子，伊小孩的母親。若是把伊生命中這些原因拿來較量，後一種一定重於前一種。為這個原因，誰也不能責備誰的；女人簡單本能中的奴隸性，從千百年以來男性的壓迫就遺傳下來了。蘇

挺想道：「要立刻變更牠，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但是難道他們真要因為此事而鎗斃伊嗎？他頭髮堅立了。

他回想麗薩小女孩的時候，肩巾搭在髮上，酒靨現在腮前。那還是春天，他充滿了羞澀與未垂下來悲喜交集的眼淚，亟力變溫柔，好像恐怕損壞了這一枝嬌小恐懼的花，笨笨的拿住伊的手指，注視伊灰色圓滿的眼睛。「親愛的麗薩呀！讓我們夫婦一塊兒奮鬥，一塊兒受苦，一塊兒生活。」他已經忘去在麗薩後面還有千千萬萬不能說話的奴隸了。當伊的廚房，伊小孩的哭聲，與伊窄小的房屋，從那時起就變成關閉着的小窩，人生風雨海潮不斷衝擊的時候，伊還能够懂得他的奮鬥，與他戰爭的悲觀嗎？他在海潮中泅泳了，他赤手空拳的與海潮奮鬥。他到麗薩那兒不過休息，吃東西，和看看玩玩小孩子，他們都張開天然的眼睛，伸出小手向着他。他覺得苦痛，他發現他離開麗薩一天天的遠了。伊的面龐兒已消瘦了；他眼中的媚光已寂滅了，伊的背也有了一點彎曲了。萬不料此時他會明白他曾

經卑鄙無恥的騙了伊，占了伊無依無靠的便宜！他夢想奇妙愛情的諧聲，却變作了可憐的音調。假使他們若把伊拿去鎗斃，這都是他，只有他，才是伊的兇手。他心中的憐憫與難過，使他戰慄。

但是假如麗薩一點金子也沒有受呢？蘇挺簡直高興得跳起來，向窗前走了幾步。難道伊真的受這樣大的懲罰，只因爲幾雙襪子與一點可可糖嗎？因爲伊不知道政治，只知道作一個可愛的妻子與母親嗎？他覺得可怕，他想起檢查時他說：「在我不知道的時候。」難道他曾經作了一個懦夫嗎？他要立刻寫信告訴他，使伊被問時可以改正錯誤。

他看腰間的錶，天哪，已經六點鐘了！叔士趨也許已經回來，立刻又離開了。也許他簡直不應當寫罷。但是那末他也許不能很快回家，假使永久不能回家。如果有嘴不穩的人向伊講一些無意識的話，關於金子，酒，婦人，等等事情呢？伊仍然要有很多事體辦呢！這個無益的擔負，若是他能够寫幾筆就可以解除，爲什麼他不解除呢？他坐在棹前，努力

的寫：

「親愛的麗薩——一件傻事情，因爲發現了瓦爾慈與裴夫洛夫的罪，要把我在執行委員會拘留幾天。不要愁，不要急。傻控告的雲翳，關於金子縱酒甚至愛情，不久就會消散成烟的。你要強硬起心腸，爲我吻小孩子。瓦爾慈也有涉及我們受了伊襪子可可糖的事情。固然，這一切都是無意識的。我吻你很久，很久。直到我再見你。你的里阿夏。」他寫完信時，想道：「我們一定要講假話，卑鄙的講假話。」他封好，請門口的衛兵叫書記。

隔了很久的時間，個跑腿的小孩進來。

「請你趕快這封信送與同志伊格那提夫。這是要得很急的。」

跑腿的小孩子點頭別去。

蘇挺留在那兒像一根石柱，立在兩條泥路交界的地方，毫無感覺的在佈滿霧氣的黃昏裏。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八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蝸蟻。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時人彙誌



林寶華

林寶華二十二歲。生於澳洲愛特萊特。父爲當地巨商。兼任澳洲政府譯官。林初以網球爲婦女運動之一種。並不重視。迨於一九二二年。見澳洲著名網球家潘得生之表演。突然改其素志。專心練習。進步迅速。當一九二四年。林於維多利亞草地網球會。奪得丙組錦標。所謂潘得生者。即得甲組錦標之一人也。一九二五年。林已加入甲組比賽。四勝三負。成績之佳。爲該會各名手所重視。並認爲後起之秀。嗣後澳洲一帶。林之盛名。幾與潘得生等相等。去年中華赴澳足球隊隊長李惠堂。親見其奏技。深加贊許。力勸其回國。參加第八屆遠東運動會。林歸國後。果然於大會中嶄露頭角。奪得錦標。今年代表中國出席世界台維斯盃網球賽。爲我國體育界參加世界球賽之第一人。